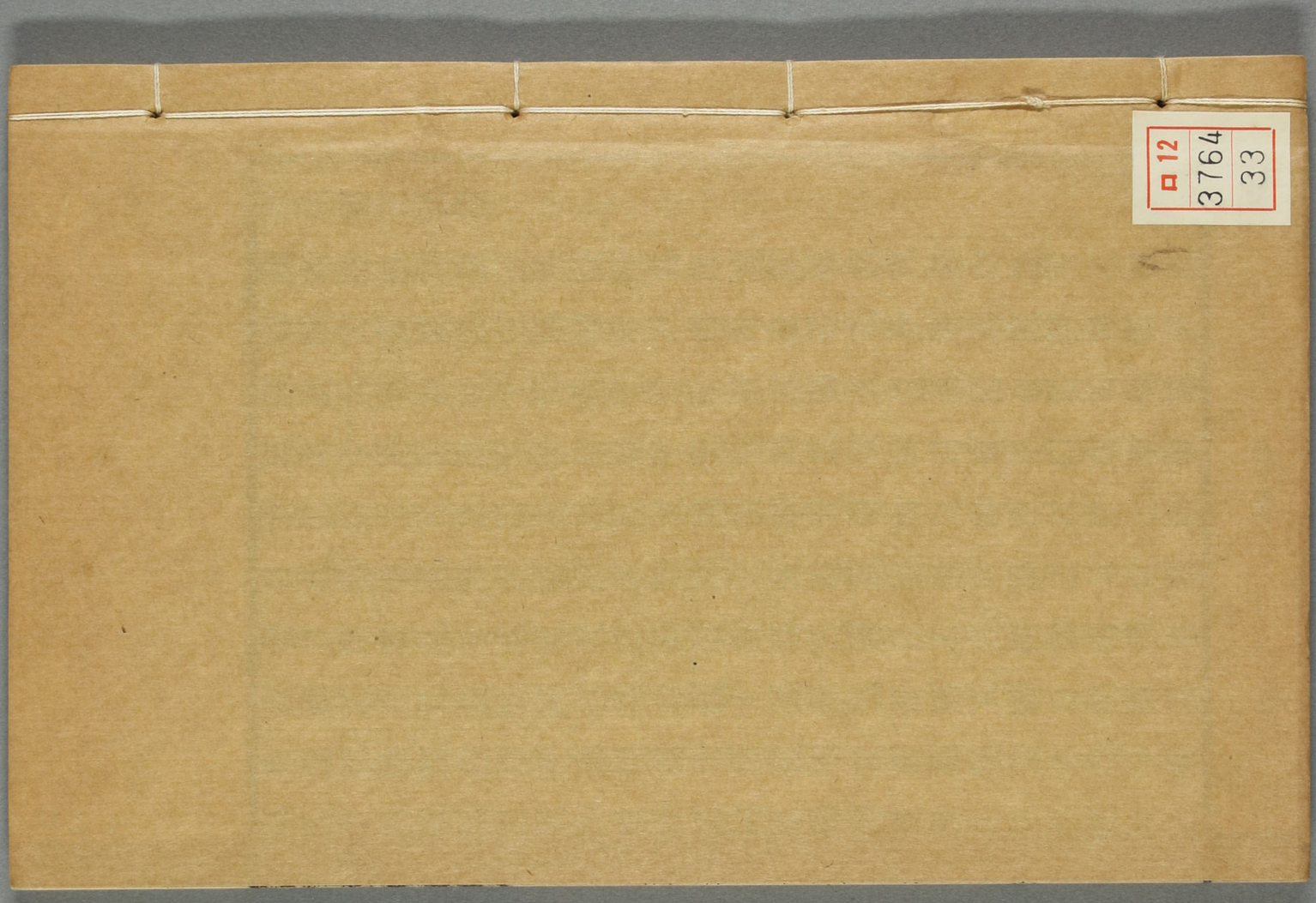

12
3764
33

春秋闕文表敘

儒者釋經爲後王典制所自起國家善敗恆必由之可不愼哉

春秋文多闕誤三傳類多附會而公穀尤甚迹其流弊種毒滋

深其大者如紀子伯莒子盟于密本闕文也而習公穀者遂謂

紀本子爵後因天子將娶于紀進爵爲侯加封百里以廣孝敬

漢世因之凡立后先封其父爲侯進大司馬大將軍封爵之濫

自此始而漢祚以移由不知闕文故也益嘗推而論之日食闕

書日朔者凡十本史失之而穀梁則曰言日不言朔食晦日也

言朔不言日食既朔也案自襄十五年以後無不書日朔者豈

自此至獲麟近百年總無食于前食于後而獨參差不定于襄

以前乎則穀梁之說非也外諸侯卒闕書名者凡十亦史失之

D12
3764
33

1991.4

91-66

而左氏則曰不書名未同盟也案隱元年及宋人盟于宿而八年宿男卒不名成十三年滕會諸侯同伐秦而十六年滕子卒不名杞與魯結昏而僖二十三年杞成公卒不名則左氏之說非也夫人不書姜氏及去姜存氏去氏存姜者凡四而左傳則曰不稱姜氏絕不爲親禮也賈逵又云哀姜殺子罪輕故但貶去姜公穀又以出姜不宜成禮于齊穆姜不宜從夫喪娶故俱貶去氏夫去姜存氏去氏存姜不成文理況文姜哀姜之罪豈待去其姓氏而明至夫人方爲處女事由父母而必責其問合禮與否無乃蹈拘墟移曰之譏乎亦拘固不通甚矣王不稱天者凡六其三史脫之其三從省文而胡氏于錫桓公命歸成風之賵及會葬則云聖人去天以示貶夫歸仲子之賵王已稱天矣豈于前獨罪宰咺而于天王無貶于此數事又獨責天王而于榮召無譏乎桓五年三國從王伐鄭此自省文爾與公朝于王所同義而胡氏以爲桓王失天討豈朝于王所不責諸侯而反責王乎必以桓四年不書王爲責桓無王則宣亦篡弒何以書王必以桓四年七年不書秋冬爲責王失刑則昭十年不書冬定十四年不書冬又何以說秦伐晉鄭伐許晉伐鮮虞皆是偶闕人字而公穀以爲狄之夫秦且無論晉之罪莫大于助亂臣立君襄十四年會孫林父于戚以定衛當日不聞狄晉鄭伯射王中肩未嘗有微詞示貶而沾沾責其伐許伐鮮虞亦可謂舍其大而圖其細矣凡此皆公穀倡之而後來諸儒如孔氏穎達啖氏助趙氏匡陸氏淳孫氏復劉氏敞亦既辨之矣而復

大熾于宋之中葉者蓋亦有故焉自諸儒攻擊三傳王介甫遂
目春秋爲斷爛朝報不列學宮文定反之矯枉過正遂舉聖經
之斷闕不全者皆以爲精義所存復理公穀之故說而呂氏東
萊葉氏少蘊張氏元德諸儒俱從之由是春秋稍明于唐以後
者復晦昧于宋之南渡豈非勢之相激使然哉夫蔑棄聖人之
經與過崇聖人之經其用心不同而其未得乎聖人垂世立教
之旨則一也愚故不揆檮昧瀏覽諸家之說於南渡以後兼取
黃氏仲炎呂氏大圭程氏端學俞氏皐齊氏履謙五家列闕文
凡百有餘條俾學者于此不復强求其可通則于諸儒支離穿
鑿之論亦掃除過半矣輯春秋闕文表第四十三

春秋大事表卅三　闕文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日食闕書日朔凡十　又疑誤三

隱三年春王桓十七年冬莊十八年春僖十二年春僖十五年夏
二月己巳日十有一月朔日有王三月日有王三月庚午五月日有食
有食之　食之　日有食之　之

杜氏預曰不書朔史左傳不書日官失之孔氏穎達曰不書朔杜氏預曰不書朔官左傳不書朔與日官失之也　與日脫也　失之也

先母舅曰或日或不陳氏傅良曰自文以孫氏復曰日朔俱失
日或朔或不朔並是上日食有不書日者之史闕文襄十五年以自文而下皆書日故孫氏覺曰春秋日朔
後無不書朔日者矣曰桓莊之世多闕文俱不書者惟二而已程氏端學曰或經成而後闕之

文元年二月　宣八年秋七　宣十年夏四　宣十七年六　襄十五年秋

癸亥日有食月甲子日有月丙辰日有月癸卯日有八月丁巳日
之　食之　食之　食之　有食之
杜氏預曰癸亥是月杜云月三十日食一日不書朔官失之　杜氏預曰不書朔官失之　杜氏預曰八月無丁巳丁巳七月一日也

莊二十五年襄二十一年襄二十四年
六月辛未朔九月庚戌朔秋七月甲子
日有食之鼓日有食之　朔日有食之
用牲于社　冬十月庚辰既　八月癸
　　朔日有食之

齊氏履謙曰案是年日月必有誤六月無癸卯其食限鄭氏樵曰日食不書亦不在六月推歷當朔者八左氏曰官失焉周正五月乙亥朔之也公羊曰二日也入食限應是傳寫之譌梁曰晦也唐人以歷追之俱得朔日則左氏之說長矣

孔氏穎達曰杜以長歷校之此是七月朔日經書六月誤用鼓非常月故譏之
齊氏履謙曰經文元非六月後世傳寫之誤爾

外諸侯卒闕書名凡十

朔日有食之　朔日有食之
齊氏履謙曰經書頻月食有二距前月合朔去交三十一度弱定無再食之理非常之變亦不至此並是傳寫之誤也

隱七年滕侯卒隱八年辛亥莊三十一年僖二十三年宣九年八月
　　夏四月薛伯冬十有一月滕子卒
卒　宿男卒　杞子卒　　鄫黎曰不日又不名皆史闕也

程子曰不名史闕文俞氏皐曰同盟故來劉氏敞曰左氏云不赴不名闕文也元年卒書名未同盟也非也及宋人盟而穀梁以會同盟者卒未必皆爲未能同盟誤矣　闕文也　高氏閌曰不名史失之　汪氏克寬曰杞與魯結婚而成公卒不書

諸侯之衆死而不名則其世無所別故凡不書名者皆闕文也 彙纂曰凡不書名諸儒以爲史失之是也胡傳以爲赴不以名而經書其名是聖人筆之恐無可據

成十四年秦成十六年夏昭五年秦伯定九年秦伯哀三年冬十

伯卒 四月辛未滕卒 月癸卯秦伯

高氏閻曰秦桓公也史失其名 子卒 家氏鉉翁曰史失其名非貶也 卒 卒

汪氏克寬曰滕同伐湛氏若水曰不名者秦而滕子卒不書名史書之略耳 無闕于竊取之義公羊以爲匿嫡之名非也 史失其名

時月日闕誤凡二十八

隱凡十年無元年三月公桓凡十四年桓四年七年桓五年春正

正月 及邾儀父盟不書王 不書秋冬 月甲戌己丑

隱自元年以後皆不書正月公羊謂隱將讓乎桓故不有其正葉氏夢得曰不日闕文也 先儒謂桓無王也元杜氏預曰史闕文年書王所以治桓二朱子曰或謂貶天子 陳侯鮑卒

穀梁謂隱不自正元文也記史者以事繫年繫年書王謂天數之終程氏端學曰先儒皆李氏廉曰左傳云再年有正所以正隱也日以日繫月其常也十八年書王謂正桓謂逆亂天道歲功不赴公羊則曰君子疑程氏端學曰十年之有不可以盡得則有公之終大抵皆祖穀成故不具四時穿鑿焉穀梁則曰舉二日間偶無繫正月之事時而闕焉此魯史之梁之說程氏端學曰妹喜使孔子果以四以包之皆不究闕文又偶有闕月日之文闕而春秋不能益也此爲闕文無疑聖人年冢宰聘桓而闕秋之義故終隱公不得書正以爲非義所在也閻豈肩肩去一字以示冬則次年仍叔子復劉氏敞曰或曰甲戌月也公穀直捕風捉有待之以見義者癸亥亂賊使後世揣摩臆聘當復闕秋冬而不之下當有陳侯之弟影之說耳 酉大雨震電庚辰大度必傳寫之誤而後闕果以七年穀鄧來佗殺陳也子免十字彙纂又謂隱在位十一年王命凡五至身亥公之喪至自乾侯欲就闕文生義則桓十滕子來朝與四國書弒君而賊不討者癸世不敢增益之耳必朝而闕秋冬當先闕程氏端學亦謂經有既不朝又不報聘是戊辰公卽位見卽位十四年書夏五而無會穀以成宋亂之時未有討賊而不書弒不奉正朔自隱始故之節也 月昭十年定十四年而又不闕孔子之取君者使魯史但有蔡不書正以示義愚謂呂氏大圭曰凡事成俱成俱不書冬又將何以義于是乎疏矣又曰入殺陳佗之事而不隱不朝王不報聘則于日者日成于月者爲統觀十一年之事而月成于時者時不然春秋書王本以律天謂之史闕文則不可將併殺陳佗不錄必是非自見不必每年則皆失之也 下之不王豈因桓之蓋聖人闕疑闕其事不傳疑于後此必筆削以示義隱 不王而遂自去其王之不可知者爾若秋

自元年以後皆不書正月者自是正月以後無事可書或以年代久遠但書春而史佚其月公羊所謂傳聞異辭是也必從而爲之說則鑿矣

桓九年春紀桓十二年丙桓十四年夏莊十六年冬莊二十有二季姜歸于京戊公會鄭伯于曹丙午有二月邾年夏五月五師

盟于武父丙孫氏復曰孔子作春秋寧其筆削損之益子克卒

乎果以桓無王而不冬書首月以備四時黃氏仲炎曰若魯史書王則當始末盡然此非有實事即魯史有一日並存之說不又奚以元年二年十果闕聖人亦宜正之應述而不削遺無故年末年俱各書王聖豈得亦仍其闕以惑之疑人書法頓自改易又世哉

安能使學者之必知其意蓋桓之春秋闕文多矣孔子作春秋授諸弟子則其傳之也豈能無脫誤哉黃氏仲炎謂天下之惡無大于簒逆者洿宮壞室殺之無赦當不俟終日何待二年之後耶其不書王蓋亦如夏五闕月之類耳

葬陳桓公

吳氏澂曰不書月史失之蓋陳佗簒立而葬之也

俞氏皐曰不書月日闕文也

呂氏大圭曰不書歸月史失之春秋不得而增益也家氏鉉翁孫氏復曰再言丙戌者不隨而刊正之哉主此說伊川謂書王者羨文也此盟與卒此國之事不可用無王同日耳經未有一日人傳之脫漏耳或云之月故但書時似牽而再書者强不可從

戊衛侯晉卒

其日月舊史之有闕也

之以成大中之法豈俞氏皐曰不日闕文有不具者皆闕繆也

孫氏復曰春秋未有以五月首時者此言夏五月蓋五月之下有脫事爾

高氏閌曰非五月之下脫簡則是誤以四月爲五月何休爲譏莊公娶讎女不可以奉先祖承祭祀猶五月不宜以首時此蓋因下秋七月公及齊高傒盟于防爲莊公謀昏之始故生出如此穿鑿爾

僖七年秋七僖十四年冬僖二十八年僖二十九年文六年春葬

月曹伯班卒蔡侯肸卒

壬申公朝于秋大雨雹

許僖公

秉簠曰李氏本以不劉氏敞曰穀梁以爲日爲不赴謂嗣子有諸侯時卒惡之也非王所

季氏本曰不書月日闕文也

俞氏皐曰葬不書月史闕文

爭故不暇赴非也曹也臣子小慢則赴不赴皆可與魯屢同盟會無不具月日大慢則都不十日有日而無月史豈有經一時皆雨雹赴之理若不赴則亦赴春秋因而不改若闕文之理乎季氏以爲闕不書矣書卒不書日必以爲惡此君故書孫氏復曰日繫于月文無疑闕文也

時而不書日則鄭厲此不月者脫之

薳惠廖國叛王春秋何爲不惡之哉

案劉氏謂臣子慢則赴不具日月亦非也豈有千里告喪而忘記月日之理卽使不具魯之君臣亦當細加考究而後書于策豈有仍其率略而漫書之乎此蓋孔子脩春秋以後之闕文也

文九年冬葬宣三年冬十宣五年叔孫成十七年十成十八年春曹共公　月丙戌鄭伯得臣卒　一月公至自王正月晉殺

俞氏皐曰不書月日闕文也

蘭卒葬鄭穆　黃氏震曰卒不書日諸家皆生義例未必

伐鄭壬申公其大夫胥童

襄九年冬十　襄十一年會襄三十年夏　昭十年不書定元年春王

公

趙氏鵬飛曰葬不月蒙闕文也丙戌卒而丙日闕戊葬無是理矣

然或云闕文者恐近之也

月蒙闕曰得臣卒不書丙日闕也胡傳據何氏休說以爲得臣不能輔梁十一月無壬申止仲遂邪謀故削去乃十月也疏云以下月庚申日上繫于正其日大仲遂身爲逆文十二月丁巳朔逆月者以正月見幽二書其卒且書日又李推之則壬申爲十月月庚申日死也　疏云卯庚申爲二月日孫行父亦奔走齊國十六日助成莊謀其左右仲案經文原本應于冬書以去年十二月丁遂尤力而卒亦書日公會伐鄭之下卽書已朔依長歷推之今何獨詘于得臣哉

孫嬰齊卒于庚申晉弒其君州蒲

貍脹

何休公羊註曰者二月庚申日上繫于正月庚申日貍脹蓋嬰齊從伐鄭二月爲丙辰朔由丙還至中途而卒壬申辰數至庚申當爲二爲冬十月十六日也月五日正月之中當下方書十有一月公得有之乎至自伐鄭則月日無謀矣此蓋春秋之錯簡也

有二月己亥于蕭魚

同盟于戲

杜註傳言十一月己亥以長歷推之十二月無己亥經誤正義爲會在秋也傳言日云經書十二月而傳月云節分明是經謬言十一月必有一誤史官失之耳

而傳于戲盟之下更追氏汸曰傳于此年言十二月癸亥門其之事自四月己亥以三門已亥在癸亥之後所書日月甚詳經前二十四月以長歷書七月己未盟于亳推之十一月庚寅朔城北後有公至自伐己亥爲十一月初十鄭及楚子鄭伯伐宋日十二月己未朔癸二事則經書再伐鄭亥爲十二月初五日在九月明矣鄭受伐十二月不得有己亥乃使長霄如楚諸侯經誤以十一月爲十二月也

杜氏預曰經書秋史失之正義曰經雖無月但蒙上秋七月之文又會下有冬故以之孫氏復曰不日者脫

四月蔡世子冬

杜氏預曰史闕文

孫氏復曰此年無冬者脫也

汪氏克寬曰何休謂穀欲經定無正之義乃分春王二字爲一節胡氏安國之致使經義反晦定公即位于六月之戊辰此時位尚未定春秋豈可預責其罪耶

此本連下三月爲一句因正二月無事可書故直書春王三月晉人執宋仲幾于京師也西亭王疑曰公

之會豈復一月中事乎蓋下文冬字當在會于蕭魚上不知何由致誤也

案杜孔皆謂經書秋是經誤但其說未分明得東山而始暢今案此年傳云冬十月丁亥鄭子展出盟晉侯十二月戊寅會于蕭魚庚辰赦鄭囚下泰人伐晉傳壬午武濟自輔氏已丑秦晉戰于櫟從戊寅至壬午纔五日至已丑十二日則自會蕭魚至伐晉俱爲十二月事而楚執鄭良霄約暑在會之前後不多時蓋鄭人一面告楚一面行成公在會尚未知有楚執良霄之事

逮公至自會而後鄭人來告喪書見執晉人來告秦人來侵方知楚師已息而心恨未已魯史因其赴告之前後而書之以志晉悼之功其實二事在公未至魯之前也益鄭之至楚秦之至晉俱近而公自鄭反魯極遠反國之後而二國來告更遲故書法次第如此耳畢竟冬字當在會于蕭魚之上古人文法疎略自不拘此等讀者當善會之

定十二年春定十四年不哀十年薛伯哀十三年夏

薛伯定卒夏書冬

夷卒秋葬薛許男成卒秋

葬薛襄公　杜氏預曰史闕文

孫氏復曰此年無冬案季氏本曰卒不赴脫之併月不知故止書春家氏鉉翁曰何休云是闕文愚謂不赴魯史何從是年歸文樂孔子行知又何用會葬今世不書冬者脫也此牽士大夫無不訃而往合之說豈人皆以去弔喪之理此直是脩位之故而削冬不紀成後闕文爾乎

葬惠公　葬許元公

案卒葬日月皆不具闕文同上

王不稱天凡六　誤稱天子一

莊元年王使文五年春王三月桓五年蔡人僖二十八年榮叔來錫桓正月王使榮辛亥葬我小衛人陳人從公朝于王所公命　叔歸含且賵君成風王使王伐鄭　王不書天亦省文同上

召伯來會葬　程氏端學曰王不稱天省文耳與公朝于書公朝于王所其義程氏端學曰春秋兩孫氏復曰不書天者孫氏復曰王不言天脫之黃氏仲炎曰啖氏謂天脫之下會葬同此王龍溪斌以顯三綱簡也非脫　俞氏皇曰蔿而王歸王所同義胡傳謂王本責魯而不責王也含賵葬而使公卿會葬鄭故而怒其不朝亦不書天則省文從

故去天以示貶果爾呂氏大圭曰春秋書則魯僖以妾母爲夫則孔子脩春秋不惟錫命二王使榮叔來入實周成其惡矣直行法于諸侯大夫而錫桓公命天王使毛書而義自見何待不褫奪其爵氏并加討伯來錫公命也錫桓書天而後爲貶乎于天王而褫奪其爵公命固不能行法錫號也僖亦甚矣況桓文公命獨爲得禮乎之四年五年八年王使榮叔歸成風含則凡三次來聘此非寵召伯來會葬固爲非篡逆以黷三綱乎何禮使宰咺歸惠公仲以皆書天王而獨于子之賵獨非妾母乎追錫桓公命而去天王不去天何也說者以示貶也春秋直書又曰名冢宰所以示其事卽見其罪不以貶然則榮叔獨不可去天爲貶朱子亦謂貶乎豈歸仲子之賵若稱天王其罪自見罪在冢宰而不在天趙氏鵬飛曰不書天王歸成風含賵罪在闕文或者附會天命天王而不在榮叔乎天討之事以求不書天之旨鑿矣

以諸侯伐焉非天討可知矣

僖二十八年 成八年天子

壬申公朝于 使召伯來賜

王所 公命

王不書天亦省文義杜氏凱曰天子天王同上 王者之通稱

俞氏皐曰天子當作王賜當作錫俱文誤也啖氏曰二傳不知文誤妄生穿鑿

鄭伯老奸當日且使祭仲勞王問左右安敢以敢王師告王不聞赫然震怒更徵諸侯之師致討自不當以敢告然則魯史何從知之但書其國某國從王伐鄭而已

夫人姓氏闕文凡四

莊元年三月 僖元年夫人文四年夏逆宣元年遂以夫人孫于齊氏之喪至自 婦姜于齊

孫氏復曰不言姜氏貶之也吳氏澂程氏端學俱以爲闕文愚杜氏預曰不稱姜闕有姑之辭穀梁謂成謂此或是省文爾昔文也而孫氏復曰貶婦于齊非也遂以夫公穀皆以不稱氏爲以爲貶哀姜之孫又之文云孫于邾不貶人婦姜至自齊亦豈貶夫人謂宣公喪娶何以書夫人姜氏孫者不以子討母也此成婦予范甯又謂夫人從之亦非禮孔于邾乎或曰文姜殺而貶者正王法也此人能以禮自防則夫氏穎達曰去氏稱姜夫哀姜殺子罪有輕蓋從公穀之謬說賈婦之禮不成于齊故不成文義若以爲貶重夫殺夫殺子俱是逆又云殺子輕故但譏公而夫人與有貶當去夫人之號減一貶君恐不得分輕重貶去姜孔氏穎達曰案婚姻之禮夫來請或又謂文姜鳥獸行姜氏是夫人之姓二之父母許之夫人此稱姜氏猶遂之稱公忘其族姓故不稱氏字其爲一義不得兼時不得自主乃欲加果爾則哀姜之淫其姜存氏去氏存姜若此責備乎卽云非禮叔可以爲異姓而末必欲去自可去其夫亦罪在齊侯于夫人減乎凡淫亂之人苟人之尊號但去一姜何可貶除曰文而外其餘倫字復何所明于薨于氏尤不通之甚也理皆可不顧非聖人葬未嘗有貶何故喪垂訓之道也且後此至獨去一姜公羊云

會穀會防如齊師事貶必于其重者喪重視卽其忘廉喪恥已乎其以喪至也案禮甚又何爲不去姜氏之成否在于薨葬何以示貶乎總之國君以喪至獨得爲重喪弒而夫人奔直書于至已加貶責于薨于策而罪狀顯然已具葬不應備文何故葬不用更去氏以示貶我小君復得成禮故也此因上桓十八年杜直斷以闕文公穀公與夫人姜氏遂如齊妄爲之說耳 趙匡曰孔子曰辭書桓公見弒一事中但氏鵠飛曰夫人氏而已矣曰夫人氏無異事間斷故此但所謂斷不達者其爲書夫人而卽可知其闕文審矣安可繫爲爲文姜承上文之辭之說也姜何不于薨于喪去耳不必曲爲之說也 黃氏仲炎曰春秋書元齊氏履謙亦謂一葬哀姜稱小君則上事再見故從省文夫人氏當是偶闕姜氏而以爲貶削過矣

殺大夫闕書名凡四

莊二十六年僖二十五年文七年宋人文八年宋人

曹殺其大夫 宋殺其大夫 殺其大夫 殺其大夫司

孫氏復曰不書名字者脫之 孫氏復曰不稱名氏孫氏復曰不言名氏者脫之與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義同 馬宋司城來

杜氏預曰非其罪是仲尼新意變例陳君舉氏謂赤挾戎篡亂大夫有不義其君者不名以惡君也愚謂如此則被殺者皆係忠臣如明建文諸臣之死永樂之難者聖人當特書其名以表其忠以著其君之惡無爲反没之也莘老亦云舊史失其名孔子安得而妄加之此亦未然如果舊史已闕聖人宜併削而不書矣此必孔子脩成以後闕文爾

奔

孫氏復曰不書名氏者脫之三傳說以官舉于義皆未安何者莊二十六年曹殺其大夫僖二十五年宋殺其大夫文七年宋人殺其大夫皆以官舉則此不書名氏爲簡編之脫斷可知矣

秦鄭晉伐國闕書人字凡三

文十年秦伐 成三年鄭伐昭十二年晉伐昭十二年晉伐鮮虞

晉 許

黃氏仲炎曰此年秦伐晉成三年鄭伐許名傳無其說知是告史闕文

杜氏預曰不書將帥昭十二年晉伐鮮虞齊氏履謙曰鮮虞杜皆脫人字如夏五闕遂云鄭小國與大國氏謂白狄別種在中月是也說春秋者皆事諸侯又一歲再伐山者公穀欲附狄晉云不稱人狄之也抑許不稱將帥狄之也之說故或以鮮虞爲不思春秋諸侯舉無案此年夏鄭公子去申國或以爲晉同姓道之師以伐人者眾疾帥師伐許明年冬國皆非也此與文十矣孰非可狄者何獨鄭伯伐許先後並無年秦伐晉成三年鄭是耶宣二年秦伐晉貶責何獨此伐偏刺伐許三處皆春秋闕猶此年伐晉也而以文爾若舊說以爲狄秦師書成四年鄭伐 程氏端學曰不特史秦狄鄭狄晉則秦之

許猶三年伐許也而有詳略又安知非脫不通中國鄭之背晉以鄭伯書定四年晉誤乎其負去疾伐許從楚其狄已久又何伐鮮虞猶昭十二年亦書師師何以不狄待至此關其主帥然伐鮮虞也而以晉士又曰始伐許不狄今後以為狄哉

孺衛孔圉書何為而再伐故狄之然則四案三處不稱人蘇氏不狄之哉此可以見矣冬鄭三伐許其罪轍程氏端學王氏樵其說之窮矣家氏鉉翁何以反不狄之皆主闕文之說而黃闕文于鄭伐許晉伐夏大為無道春秋何條齊氏履謙所駁公鮮虞又以為非闕鄭不狄之而書楚師楚轂狄晉之說尤為有伐許而狄之者以為予乎此皆一字褒貶理夫欲以晉為狄道世濟鄭莊之惡晉伐之弊也又曰呂氏本而反以鮮虞為中國鮮虞而狄之者以為中謂以小事而略之本夷狄也而中國之晉無中國之志又曰亦未然者以事小而本中國也而夷狄之春秋以一字為褒貶略則昭十五年晉荀躒為闕一人字而顛倒凡狄秦狄晉之類皆吳師師伐鮮虞事亦夷夏如此何其說之書法條貫所在夫同小也何為不略之哉迂以曲予其為闕文缺一人字而忽生異更無疑也論如此又前後自相矛盾何不思之甚也

盟會闕文凡五

隱二年紀子莊十六年會僖十九年冬僖二十九年襄三十年晉伯莒子盟于齊侯宋公陳侯蔡人夏六月會王人齊人宋人陳侯衛侯鄭伯楚人鄭人盟于齊人晉人宋人衛人鄭人曹人許男滑伯滕子同盟于幽杜氏預曰地于齊齊人陳人蔡人莒人邾人秦人盟于滕人薛人杞人小邾人會于澶淵宋災

密

孫氏復曰闕文也左氏以子帛為履繻之字蓋傳會爾愚謂子伯是侯字之誤以一字分作兩字耳互見三傳異同表

公羊有公字

孫氏復曰不言公者譏之也愚謂此亦闕文脫一公字爾前十三年公會齊侯盟于柯既不譏公矣何獨參與列國之盟會陳于此焉譏乎經固有蔡及鄭皆近楚而素前不書以示義而後服之者故先受其謀此皆從同者未有前後皆從同而中間獨力攘楚體其甘言納闕一公字以為譏者之國都而與盟僖公也又云桓會多矣不亦忘是懲之志偕之

陳氏傳良曰內不言公譏之也

杜氏預曰魯侯違禮夫又違禮盟公侯王子虎違禮下盟故不言公自又皆稱人

汪氏克寬曰春秋內譏公而外以微者書人之上闕叔孫豹會晉荀躒于澶淵宋災故然于齊桑中外之辨魯會諸侯之非義者多矣桓二年會于稷

可皆不見公故于此同歃楚因是得行其一諱之果爾宜先諱志春秋諱公而人諸侯所以謹其始也

案齊之盟公羊有公以成宋亂僖二十八字翟泉之盟公穀俱有公字此蓋各據所傳授之經二傳之本異誓于蜀黨逆助亂不闕而左傳偶闕耳背華即夷絕不一諱不必以諱生義也果而獨于此焉諱乎且以為諱說公穀者又不為君諱而反為大當如何立義乎且以夫諱乎見濵淵之盟諱公而外稱人遂以非有大惡如左傳不為貶則如桓二年書遇責其失信如諸儒公會齊侯陳侯鄭伯所云亦謂其不討蔡于稷以成宋亂又何般而歸宋則為舍大為不諱公而更序諸國小耳鞍之會稷盟侯之爵乎胡傳更護宋其事相仿伯亦無之曰書成宋亂則其責已明不必諱公與眨諸侯之爵次然後見其罪則春秋于桓既直書公矣又加一斷語于僖則併沒公不書何獨寬于僖而刻于桓借曰僖賢而桓賊而當日諸侯之罪案又因桓僖二君之賢否以為書爵書人之輕重聖人之好惡不應用心屈曲如是此皆說之不可通者也

外諸侯名謚國名闕誤凡五

桓六年實來桓十七年葬莊二十四年文十二年春昭三十一年

孫氏復曰闕文也三傳咸謂實是州公者以上承五年冬州公如曹下無異事言之誤耳然極考其說皆未安其間文有脫漏師氏協曰不應踰時隔年而書實來必闕文也

蔡桓侯

杜氏預曰稱侯蓋謬也

郭公

杜氏預曰蓋經闕誤耳然極考其說皆未安其間文有脫漏師氏協曰不應踰時隔年而書實來必闕文也

王正月鄜伯黑肱以濫來奔

孫氏復曰闕文也公程氏端學曰不名史也前乎此宣公葬書文公後乎此平公葬亦

來奔

孫氏復曰此邾黑肱也不言國者脫之

書公何獨于桓侯葬獨書侯啖氏又以蔡季之賢能為其兄請謚穿鑿尤甚僖之考公殤公齊之子公乙公俱當成康之世豈成康反不請謚乎豈成康之世容其僭而平王以後反得其正乎案何氏休以桓有賢弟而不能任用反疾害之而立獻舞國幾亡故抑桓稱侯啖氏不用而更創為請謚之說所謂能知他人之鑿而不自知其鑿不若杜氏預謂誤文之為直捷也

侵戰圍滅入救鬬文衍文凡九

莊九年及齊僖二十五年僖二十八年文十四年叔宣元年楚子

師戰于乾時春王正月丙晉侯入曹執彭生帥師伐鄭入侵陳遂我師敗績　午衛侯燬滅曹伯畀宋人邾　侵宋晉趙盾帥師救陳

孫氏復曰內不言敗此言我師敗績者談文益後人傳授妄有所增耳

葉氏夢得曰是當曰季氏本曰此即叔仲畀宋人田鬬一田字彭生也脫一仲字耳

邾

經成而亡之也方執方氏苞曰十一年承杜氏預曰傳言救陳時宋圍猶未解篤之會稱叔仲彭生宋經無宋字蓋闕胡傳謂非闕文宋有弒逆之罪不當救故聖筆削之也愚謂趙盾黨弒聖人正當直書以正其罪無緣反削之而代為之諱也春秋有書之以見義未有沒之以見義者況陳在宋南楚之侵必先陳而後及宋晉之救必先宋而後及陳豈有越宋而南救陳之理乎程積齋謂晉興師救陳之時楚尚

遫衛侯而名之則晉齊楚皆無惡于杜氏謂謂上書衛侯滅邢而傳寫者見下文衛侯燬卒遂誤增其名爾

成三年晉卻成十三年公定六年季孫哀十三年晉

克衛孫良夫會晉侯齊侯斯仲孫忌帥魏多帥師侵

伐廧咎如　宋公衛侯鄭師圍鄆　衛

經文闕廧咎如潰四字據左傳廧咎如潰上失民也杜氏預曰此傳釋經之文而經無廧咎如潰蓋經闕杜註不書秦師敗績易此四字孔疏云若經蓋經文闕漏本無此文則左公爲正義曰杜不解不書名之傳故知是經闕也劉炫亦同此解

伯曹伯邾人　滕人伐秦

孫氏復曰前曰仲孫左氏春秋作魏曼多何忌後曰仲孫忌傳公羊春秋闕一曼字寫脫之也據此則爲據此足見後人傳授筆削後之闕文顯然之誤左氏所傳偶不夫魯史何至遽其一偶闕耳又何以謂譏

直則莫甚于韓之戰此與哀十三年晉魏

未侵宋愚謂晉果救陳楚必不敢犯晉師而北向宋矣經當云救宋及陳而後來有脫漏耳

而亦書戰于韓也欲見多帥師侵衛書曰以爲不告故不書則魏多者同爲闕字而當日公親在行復不公羊便謂春秋譏二須告欲以爲無功諱名何休謂二名難諱恥則克獲有功亦無孔子作春秋欲有所諱故云經文闕漏子之敬改古禮爲後世之法是矣其誣也且即公羊春秋其前後皆稱何忌獨此一處少何字便爲此說又何以解于經文前後之爲二名者乎

補遺

隱九年三月僖二年城楚宣十四年王成元年冬十成十四年秋

癸酉大雨震𠂤　杞子殺召伯月　叔孫僑如如

電　毛伯　穀梁傳季孫行父秃晉郤克眇衛孫良夫跛曹公子手僂同時杜氏預曰成公逆夫人最爲得禮而經無

先師高紫超氏曰城楚𠂤之上當先有衛字

左傳九年春王三月遷于楚𠂤一句而今杜註王杞子王子札跛曹公子手僂同時杜氏預曰成公逆夫癸酉大雨霖以震謹謂之耳若上未嘗有也蓋經文倒杞字而聘于齊范氏甯曰人最爲得禮而經無

始也凡雨自三日以往爲霖杜氏預曰此城楚邱百世而下忽書傳解書霖而經無霖者但知爲楚上而已字經誤也

案此條公穀俱作大爲城楚上而已安知雨震電而左氏獨作爲諸侯城楚上衛與霖以震此益左氏所諸侯且不之知而又傳授之本與公穀互欲令人茫然莫悟以異爾後來劉炫之徒爲是聖人惡桓之專封不俱以爲經誤可見聖諸命惡桓之專封不經傳流諸弟子當日亦晦乎故當有闕文古文蝌蚪傳爲錯誤無疑也或謂楚上之者多矣究竟左與公上脫一衛字是未可穀未知孰誤若據記知

異論則霖以震尤屬變怪雨經三日之震霖而庚辰隨即大雨雪陰陽錯行莫大于此

穀梁作傳皆釋經以納幣者文闕絕也立義未有無其文而孔氏穎達曰闕絕者橫發傳者疑冬十月闕而文斷絕蓋疑仲下云李孫行父如齊尼脩定後其文始闕視此六字也

襄十五年春襄十四年衛昭八年薨于昭二十一年哀四年盜殺

宋公使向戌侯出奔齊

來聘二月已葉氏夢得曰衍之不左傳秋大蒐于紅自名闕文也或曰孫甯根牟至于商衛革車

亥及向戌盟

逐衍而立剽剽得位于乘杜氏預曰革車非正故不以兩君之于劉

辭盟之是不然北燕伯欵出奔齊燕有君文也

孔氏穎達曰劉釋例矣蔡侯朱出奔楚是地闕蓋魯城外之近東國諸篤矣而欵與朱何嘗不名惟衛鄭地

高氏閌曰凡因聘而奔不以名見蓋叔武盟者必在國內成三年及荀庚盟及孫良夫盟十一年及邵華見蓋子臧不取于爲君而攝之盟襄七年及孫林父君而逃之也則內無書疑是而又脫一國字耳何者朱無歸入地豈有來聘魯而遠國十有三年凡會盟于劉者蓋下文有征伐春秋未嘗不書劉夏傳者因以爲春以衛侯及甯喜殺之夏之夏與文四年夏正其名曰臧君孰有逆婦姜于齊同遂誤如是而非君者吾故

冬蔡侯朱出奔楚 二十

蔡侯申公穀俱作臧

趙氏鵬飛曰蔡侯申不宜與高祖同名闕

臧吳子書臧而此書殺不應與同蓋字誤也

蔡侯東國卒于楚

穀梁朱作東曰東者東國也

呂氏大圭曰前書蔡侯朱出奔楚而此書蔡侯東國卒于楚穀梁以朱爲東穀梁所書疑是而又脫一國字耳何者朱無歸入卒葬之文而東國無出奔之事疑只是一事

案左公羊皆以朱與

增于劉二字耳　知其爲闕文而非義

案魯地之劉杜無註之所在也

孔氏謂城外近地者案公羊有衍字宜從

蓋疑辭無實據況僖公羊葉氏闕文之說之所畏事者莫如晉是也

十一年晉以公爲貳于楚晉公九月使郤犨來抗盟公魯宜加禮恐後而荀庚郤犨俱只于國內盟之何獨畏于向戌而盟于城外乎疑高氏所謂誤文者得之趙木訥亦云僖也無劉劉乃王畿內之采邑經文繼書劉夏逆王后于齊其事相連屬後世傳之誤耳

春秋俱係孔子修成以後闕誤論

案孔穎達曰春秋闕文有二有史本闕聖人因而不改者有

東國爲兩人汪氏克寬又引史記蔡世家而辨穀梁之說爲非是然考史記世家無蔡侯朱年表于昭二十一年云蔡侯東國奔楚與穀梁僖合則朱卽東國無疑矣況出奔與卒不越兩年若以爲兩人則必朱訴于楚楚拘東國而東國復卒于楚何以朱被逐之君而不書其卒東國係簒國之賊而不志其奔聖人係所見之世立文不宜如此之脫落無次序也其爲闕誤無疑

係脩成後始闕者愚謂史闕而聖人因之無是理也孔子修春秋垂訓百世必擇其善可爲法惡可爲戒者書之若前史有闕宜并削而不錄此何闕于勸懲而重書之以惑誤來世改知皆修成以後闕也然易詩書三經與春秋並傳于世其闕文百不一二見而春秋之闕文獨多何也曰是亦有故焉古者用竹簡汗青爲書易于剝蝕須掌于官中每歲脩輯易掌于太卜書藏于柱下詩隸于樂官易自天子至士庶所習用國家有大事則詔卜筮書則太史陳之以詔王善敗詩則燕饗祭祀比諸樂歌故偶有闕誤隨卽較正而春秋自脩成以後則爲孔氏之私書又定哀以後多有所刺譏隱諱故當時游夏不能贊一辭而曾子子思亦無一語及春秋至孟子始標出知我罪我及其義則

已竊取之言而是時去孔子已百年矣書藏于私家其補綴脩
輯必不能如官中之勤闕誤是理之所有無可疑者左氏約生
在孟子前後故已有以紀子伯爲履緰之字以甲戌己丑爲再
赴而公穀則生于漢時據所傳聞謬誤尤甚幸左氏爲史官得
見列國之史與魯未筆削之春秋此二書皆掌于官中其義雖
不存而文之闕誤則無有故左氏得據爲傳其日月與經互異
往往傳是而經誤此尤其顯然可見者孔子嘗自言曰辭達而
已矣若春秋之去姜存氏去氏存姜及曹宋之大夫不書名不
達已甚顯係闕斷宋儒不察皆目爲意義所存雖經杜一啖趙
之駁正而不悟也豈不謬哉夫左氏親見國史最有功于春秋
而當其時孔聖之經已多闕左氏不知而反爲之說如渲淵之

會傳據國史本有叔孫豹會四字幽之盟公羊氏經現有公字
而左氏所傳授之本偶無之遂以爲諱不書公諱不書大夫不
知春秋時會盟之非義者多矣僖二十八年公會諸侯盟于宋
成二年公會楚公子嬰齊于蜀絕不一諱何獨于此焉諱是則
聖經之闕誤因左氏而明左氏且不知而妄生穿鑿何況後來
餘子哉曰文定之爲傳近世亦有知其非者而列于學宮歷代
不廢何也曰在　朝廷之公令自不得不用胡傳以其字字發
揮便于經筵之進講敷陳大義士子之命題橫發議論耳要非
經義之本然也夫明知其非是而不得不遵用之此所以說經
而經愈晦也

春秋僖二十四年冬晉侯夷吾卒論

余嘗謂春秋闕誤多自經成以後左氏不知而强爲之說更有
左氏作傳時未嘗誤因漢晉以來傳寫之譌爲杜氏之傳會曲
成者則如僖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是也左傳惠公之卒以二
十三年九月而經在明年之冬杜氏謂晉文定位而後告惠公
之喪經文從赴程氏端學謂惠公之卒此時非有內亂外伐安
得不告喪必待文公之至而後告借使文公入而告必曰先君
某以某年某月某日卒魯史因而書之必不書其赴到之日也
余則謂四字當是三字之誤晉之九月爲周之冬十一月傳因
赴告從晉夏正而經自用周正耳然則謂左氏之未嘗誤何也
自文公告惠公之喪此出于杜氏之說左傳無之也左傳于二
十四年正月秦伯納重耳曰經不書不告入也二月殺懷公于
高梁不書亦不告也此時魯一意事楚目中無重耳謂此亦當
如夷吾之儔不久爲秦俘縶耳故自入國至創伯凡五年中閒
無書一晉事者晉殺呂郤不書勤王及圍原皆不書豈有獨書
一夷吾卒之理晉文豈有不告惠公之喪之理
且懷公以踰年之君晉文來告豈容沒去若欲諱其弒君之實
而以惠公死期遲至經年掩耳盜鈴貽笑鄰國晉文君臣必不
爲也竊意邱明作傳時晉侯夷吾卒猶在冬十有一月杞子卒
之下自是懷公來赴此後晉使絕不通往來故懷公以踰年而
見殺重耳以公子而反國經皆無從書非爲文公諱而不書也
至邱明作傳以後諸儒傳寫誤置在二十四年冬杜氏曲爲遷
就謂文公定位而後告惠公之喪殊不思告者何人豈有不預

先書其入國之理乎左傳謂不書不告入也萬無可疑公羊則以爲爲文公諱家氏鉉翁高氏閌則以爲桓公書入以其篡兄文公于長幼次當立果爾聖人宜別有書法胡乃沒而不書謂之褒乎貶乎高氏更謂魯未與晉通而此書惠公卒者以見文公之入文公不書入者以申生既死文公以次當立故竊意文公之入若告自當書無爲書惠公之卒以見文公之入文公于次果當立則其入又胡爲不書聖人用心不宜委曲如此故余謂左氏作傳時經文未誤若此時已作二十四年晉侯夷吾卒則文公告惠公之喪當自左傳發之無俟杜氏之補註也

凡經傳互異者學者舍傳從經此正理也夷吾之卒不日而時必因赴告之疎秋冬之異必因周正夏正之別皆不辨而明獨二十三二十四經年之隔致千年聚訟今定爲傳寫之誤直是卓識愚則謂左氏原本已爲杜氏割裂錯置其誤不在傳寫而在割裂時置放失簡耳聊備一說何如華芋園評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二十五終

新陽汪之昌
吳縣吳大彬校

春秋齊紀鄭許宋曹吞滅表敘

春秋時齊與宋鄭爲大國而紀鄰於齊許鄰於鄭曹鄰於宋三國有狡焉啟疆之計則必首及焉顧曹許之滅俱在春秋之末季而紀之亡轉盼在十餘年之內其故何也曹許猶差遠於宋鄭而紀之與齊近在臥榻之側齊爲今青州府臨淄縣紀爲今青州府壽光縣齊不得紀則不能展舒一步故雖以桓莊竭力援之爲之結昏於天王求介於莒鄭而僅勉强延旦夕之命也此則其勢爲之也然曹許所以得延至二百年之久者蓋亦藉桓文之力焉自宋出忽入而許叔始得入於許至厲公再得國而齊桓已霸諸侯束手聽命宋鄭曹許俱從容受職於壇坫之上雖有桀黠無所復施至桓之耄年宋襄與曹同受牡邱之盟而旋伐曹此時已有吞

曹之志顧方以圖伯爲事未敢遽肆兼併逮泓敗身傷而曹許俱折而入於楚矣晉文執曹伯畀宋人合諸侯以圍許宋鄭於此非無畎畎朶頤之意然迫於公義欲私攘尺寸之地而諸侯環視莫敢先動至成之三年晉景中衰鄭兩歲三伐許且明言疆許田其意以爲許余俘邑也公孫獲所處西偏之地是鄭當有成十五年遷於葉而許之全境盡屬鄭此亦足快其并兼之志矣乃許至四遷託楚求庇流離顚越靡有止所而鄭如鷹鸇之逐冤楚師一敗旋卽俘其君以歸使楚有保小字弱之仁而鄭爲封豕長蛇之暴豈不重可歎哉至曹之事大國尤恭謹尤非許之甘心從楚比也方齊桓之世存三亡國曹與宋比肩同事晉累世執霸權興師徵召曹未嘗不在諸侯之列止以地近于宋而畏宋宋襄始伯而伐曹宋景再伯而旋滅之桓文以定人國爲事而宋至殄文昭之裔斯又足悲也夫春秋之世滅國多矣而三國之亡尤爲可憫聖人于此屢書不一書而於他國無之余爲撮其始末可以識一人微意之所在嗚呼曹許之亡當伯事之已息而紀之亡當伯事之未興天下之不可一日無伯此非其明效大驗也哉輯春秋齊紀鄭許宋曹吞滅表第四

十四

春秋大事表卅四齊紀鄭許宋曹吞滅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齊滅紀始末

桓二年紀侯桓三年公會桓五年齊侯桓六年公會冬紀侯來朝

紀侯于郚　鄭伯如紀　紀侯于郚

胡傳齊欲滅紀紀侯求魯爲之主　張氏洽曰紀與魯親左傳齊侯鄭伯朝于紀來諸謀齊難而求援于魯以抗齊紀欲以襲之紀人知也而鄭助之紀國小弱而與之會也　左傳紀侯來朝請王命以求成于齊公告

吳氏澂曰齊鄭睦故來朝魯以度不能自存以魯與齊　孫氏復曰此與二年上訴于天子近赴于鄭故因其二年來朝之　案程子謂紀侯不能

求旣　吳氏澂曰許近于鄭書來朝三年會郚同諸侯而求援于魯桓

案齊鄭于六年如紀而紀于二年鄭來朝先事防患知齊之蓄謀久矣　紀近于齊鄭欲得許旨　宜其不能保國然八年繫公來逆王后于

與齊同謀之而卒得　高氏閌曰以紀之微年繫公來逆王后于

許齊欲得紀與鄭同　而捍齊之強者十有　紀託后族之尊身來

謀之而卒得紀　七年亦紀侯憂畏諸　庇天家也至矣卒之

謀之功也歟　天子不能保其后族何以責紀侯之不能上訴哉

八年祭公來九年春紀季桓十二年公桓十三年公桓十七年公遂逆王后于姜歸于京師會紀侯莒子會紀侯鄭伯會齊侯紀侯

黃氏震曰魯爲紀納后于王之後紀雖從盟于曲池　及齊侯宋公盟于黃

杜註王使魯主昏故魯鄭敗齊而齊德不程子曰隱二年紀莒盟于密是時紀謀齊祭公受命而迎天子敢報怨猶知畏義也盟國多詐故爲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意而不我虞故尋盟既退娶子諸侯使同姓諸逮德卒而襄立春與難故魯桓與之盟莒侯爲之主　齊師宋師衛兵師燕師敗績

左傳平齊紀也高氏閟曰紀懼齊之見圖每爲之備而齊多詐故爲此盟示之以不疑俾之弛意而不我虞故尋盟既退

案此亦魯爲紀謀欲奚矣　魯盟黃而夏與魯戰以援之耳

吳氏澂曰紀爲齊難危急甚矣魯桓切切爲紀謀故屢會焉然僅求援于小弱之莒紀魯鄭援紀而與戰年齊遂遷紀之三邑亦何益哉

胡傳齊合三國以攻魯遂與齊戰于奚二湛氏若水曰爲魯桓季氏本曰齊鄭本一者當爲之詩于天子黨及武父之盟鄭魯明下禁令各守封疆台矣齊欲滅紀魯援而齊不服從王命則之故桓公與紀鄭台當會連帥以伐之何以與齊戰爲會之紛紛而無益於救紀也

結昏于王家以自固也

莊元年齊師莊三年秋紀冬公次于滑莊四年三月夏齊侯陳侯遷紀郱鄑郚季以鄑入于　紀伯姬卒　鄭伯遇于垂

左傳將會鄭伯謀紀故也鄭伯辭以難

孔疏齊欲滅紀故徙其三邑之民而取其地

公羊刺欲救紀而後先備皆謂叔姬以賢不能也

葉氏夢得曰夫惟紀張家氏鉉翁曰書師書季入齊而後紀侯可之難而度其力終不其來以原其本也愚鄭伯爲子儀謂春秋遷言大衆迫而遷之以去其國紀季不失能救故次師于滑將謂此爲紀侯大去齊有一國二君善發春耳

許氏翰曰蓋謀取紀故繇其卒繇叔姬之是以紀侯見難而去

張氏治曰公欲憫紀卒不得不錄伯姬緣胡氏安曰蘇子由以其爲紀非魯有救紀之心伯姬死甫踰月紀侯公終始能君故不沒棄其殯而急去委其實出弃入櫬會垂也

吳氏澂曰魯莊將會齊葬于仇人之手生皆書其罪不沒其實鄭伯爲紀謀而祈哀死別離之慘于言外也

乞憐于齊鄭伯知齊見之此聖人化工之筆也

案鄭突于三年之冬之滅紀不可止也故筆也　魯謀會鄭以存紀則辭以難四年之夏反與齊侯遇垂以謀取紀蓋鄭突險人惟利是視知齊志之必不可回與其媚魯不如媚齊遇垂之後紀侯辭而不會

紀侯大去其六月乙丑齊莊十二年春莊二十九年莊三十年八
國　侯葬紀伯姬王三月紀叔冬十有二月月癸亥葬紀
穀梁曰大去者不遺高氏閌曰魯實伯姬　父母之國既不能救姬歸于鄣　紀叔姬卒　叔姬
一人之辭
案春秋諸亡國之中其國恤其喪反使齊劉氏敞曰紀君奔國家氏鉉翁曰叔姬秉紀亡已二十七年
惟紀侯無所失道朝侯假以爲名聖人以滅紀侯之沒尚不書鄣守義不爲國亡而此特紀季葬之于鄣
于魯皆于天王繼而此罪魯文見乎此而叔姬何以得書春秋變其所守故春秋特而魯往會葬爾聖人
會盟繼而會戰其圖叛義在彼也　欲因叔姬之行以明錄之
全宗社至矣遑事變　紀季之義言季之以
危逆以國予季脫身　鄣入酋非利之也凡
而去既得延宗社之　欲存國耳
祀又不若戰以殘民

不及葬其夫人而遂去比事書之而齊侯
迫逐之慘鄣伯陰狡之行俱可槩見不必
以稱人稱爵爲褒貶則此遇
垂之後皆稱爵矣聖
人豈反予之乎

命此與太王之去邠何異卒之紀季能成其志叔姬能守其節節行卒于一門風義足高于古聖人特書曰大去而伯姬叔姬之卒葬無一遺其憾之也至矣

案自桓五年齊侯鄭伯如紀至莊四年紀侯大去其國凡十有七年

鄭滅許始末

隱十一年公桓十五年許莊二十九年僖三十三年成三年夏鄭
及齊侯鄭伯叔入于許　鄭人侵許　晉人陳人鄭　公子去疾帥
入許　人伐許　師伐許

孔氏穎達曰言其自張氏洽曰許鄭世讎
許東偏而入于許國也然許自盟幽之後
左傳齊侯以許讓公非從外國入也鄭莊不與于齊桓之會鄭
公不受乃與鄭人鄭以十一年卒今始入入侵之或齊之命歟嚴氏啓隆曰許自此鄭鄭子良伐許

妾媵而卒葬俱得書者聖人憫之之意深矣

使許大夫百里奉許叔居許東偏　忽既得位親仁善鄰叔以居許東偏　忽既得位親仁善鄰吳氏澂曰欲得許地存許以德許人冀其服晉至宣十二年敗楚自隱十一年鄭莊入許之後至是歷一百二十四年矣比肩二變齊桓之伯許無以從盟會召陵之役役不從至諸侯伐鄭許亦與焉間一二興而楚子圍許以救鄭師俱從大國之命未許于中國親矣逮晉當以私意爲侵伐也文之興許堅從楚至蟊當時伯令方行無合諸侯以討之而猶敢萌并兼之志宝是不服故僖二十八年晉伯衰陸起戎心謂書諸侯遂圍許與僖許東偏之地是吾祖六年書諸侯遂救許所啟之故境復謀侵爲書法之對照蓋齊奪其謂許特楚而不桓能服許而急于赴事鄭者乃欲借爲兵義以救之晉文不能端耳鄭方事楚之不服許而窮兵黷武以暇安敢與楚爭許乎圍之觀兩遂字而桓不過利許之土地耳文之優劣見矣然此役之後許復從晉兩列會盟至遷葉以後許始自絕于中國雖澤不會而盟會遂無

冬十有一月成四年冬鄭成九年鄭人成十四年鄭成十五年許

鄭伐許　伯伐許　圍許　公子喜帥師　遷于葉

家氏鉉翁曰鄭莊滅許自知不義置之而疆許田許人敗諸展訴去今襄公以兵加許歲至于再莊有悔過之心而裔孫濟惡自是許卒爲鄭所併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復有許于楚之猶夏無不從此固鄭爲之亦由晉之不能懲鄭以庇許也

左傳鄭子罕伐許敗許自知不義置之而疆許田許人敗諸展訴其貳于楚執諸銅鞮書伐鄭鄭公孫申曰我出師以圖許焉戊戌鄭伯復伐許許州府葉爲今南陽府裕州葉縣係楚方城外地許既遷而許人謂之舊許是也自庚子入許以叔申之封爲將改立君者而紓今敦之冊

左傳鄭伯如晉晉人以叔申之封杜註四年鄭公孫申帥師伐許許人敗之不得定其封疆今許以遷葉以後而晉之盟是所封田求和于鄭鄭莊使許叔居許東偏公孫獲處許西偏至桓十五年許叔入許則自東偏而入

左傳許靈公畏偪於鄭請遷于葉之全境盡屬于鄭鄭會侵伐無許楚之盟案鄭莊使許叔居許東偏公孫獲處許西偏至桓十五年許叔入許則自東偏而入

襄十六年叔襄二十六年昭九年許遷昭十八年許定四年許遷

老會鄭伯晉八月壬午許于夷　遷于白羽　于容城

荀偃衛甯殖　男甯卒于楚　杜註許長鄭欲遷

宋人伐許　左傳楚公子棄疾遷鄭樂遷

杜註自葉遷也許畏王氏葉曰許四遷皆受楚令惟以自遷爲

左傳許靈公如楚請許于夷實城父取州來淮北之田以益之滅蔡遷六小國于荊也

居故國西偏之地已復爲許有此所謂彊許田者益經略西偏之地而許國半屬於鄭矣

高氏閎曰許鄭之怨久矣三年再伐四年伐九年圍之今又伐焉使晉萬而霸則鄭入怒鄰兵弱敢如是乎故明年遂遷于葉避鄭以依楚明晉不足恃也

左傳許男請遷于晉歸矣八月卒于楚楚子將遷許許大夫爲之伐鄭而後葬許南鳳陽府亳州東南夷而復遷于荊山矣之華容城今爲荊州

諸侯遂遷許不可晉人歸諸侯鄭靈公

伯會諸侯之大夫以杜註十六年伐許猶北而葉仍入楚

七十里蓋在楚之東十三年平王立復封卒之監利縣非也定

伐許討其不遷也　鄭自行故許悉從

案許男請遷于晉蓋報之

實有慕中國之心許高氏曰許雖遷葉猶

大夫不可蓋料晉之在方城之外鄭息矣

不能庇許而懼受鄭息也

之魚肉也許既還晉

意鄭遂借晉力以洩

私憤身自請行恣其

蹂踐宜許之銜恨切骨而欲以死報也

定六年鄭游

速帥師滅許
以許男斯歸
左傳因楚敗也
案此年滅許非止取許之故地并許所遷容城之地而奪之益鄭地漸于南陽矣許在鄭南楚欲伐鄭猶隔一許至是鄭與楚爲接境鄭之滅許適以自斃耳
李氏廉曰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而齊鄭之黨合天下遂無王自定六年鄭滅許而齊鄭之黨又合天下遂無晉
哀元年許男從楚子圍蔡杜註益楚封之
案許自遷葉以後不

[illegible]之盟會惟宋魯二盟及楚靈大會于申伐吳滅賴無役不從許遂爲楚之私屬然聖人不責許也楚敗而許滅楚復而許封并吞弱小出于中夏而興滅繼絕反自變夷聖人詳書于策惡鄭而憫許并傷中國之無伯也

案自隱十一年鄭入許至定六年滅許凡二百零八年

宋滅曹始末

僖十五年宋僖十九年夏秋宋人圍曹宣三年宋師哀三年宋樂
人伐曹　六月宋公曹左傳討不服也
左傳討舊怨也　汪氏克寬曰宋之加　圍曹　兵于曹凡七自僖十五年曹伯襄復歸于曹
張氏洽曰莊十四年　人邾人盟于　五年曹伯襄復歸　高氏閌曰武氏之亂　心之亂也

曹從齊桓伐宋宋至
今憾之今諸侯始貳 曹南
曹方有王事而襄公
乘虛伐之
李氏廉曰伐宋非獨
一曹而獨讎曹之深
考曹在宋之宇下必
欲吞噬而後已也十
九年圍曹至曹陽之
衰宋景用師尤亟衰
三年有樂髡之伐六
年有向巢之伐七年
書入以圍八年書公
以伐而曹亡于宋矣
案宋襄在齊桓在時
卽背牡邵之盟而伐
曹以報私怨而攘齊
伯志小而氣躁此時
已有吞曹之心矣

而伐之至此乃環其非曹人所致宋文不高氏閔曰曹本屬宋
國而攻之宣三年能內睦九族而興兵旣而叛之
猶復圍衰之三年六年圍入之國不亦左乎
不服不肯致餘無地樂髡何巢再伐七年家氏鉉翁曰宋鮑大
地又圍八年遂入而俘罪未討以兵伐人春
其君終滅其國比事秋據事書之不待貶
考之不貶而罪自見斥而惡自見矣
案諸儒多以稱人爲
貶僖十九年書宋人
此書宋師襄貶豈在
是乎

衰六年宋向衰七年秋宋衰八年春王

巢師師伐曹 入圍曹 正月宋公入

高氏閔曰樂髡伐之左傳曹伯陽好田弋
猶未服且爲入曹起 曹以曹伯陽
也 言田弋之說說之因
訪政事有寵使爲司 歸
球以聽政彊言鵠說 左傳宋公伐曹將還
于曹伯曹伯乃背曹 晉曹人訴之公怒命反
而奸宋宋人伐之晉之遂滅曹執曹伯及
人不救遂亡 司城彊以歸殺之
案此滅國也而宋公
書圍則稱爵爲褒之
說謬矣

案自僖十五年宋人伐曹至衰八年宋公入曹凡一百五十
九年

春秋亂賊表敘

春秋弒君二十有五稱人者三稱國者四三家雜然發傳左曰君無道也文十六年公羊曰稱國以弒者衆弒君之辭文十八年穀梁曰君惡甚矣成十八年其大旨略同啖氏于莒弒其君庶其傳辨之曰春秋弒君例惡甚者不書賊臣之名懲暴君也可施乎君臣猶恐害教傷化但恐暴君無所忌憚不得已而立此義豈有父爲不道子可致逆鳴呼三傳謬矣啖亦未爲得也夫君父一而已矣聞有弒君之賊人人得而誅之豈有暴虐之君夫人得而弒之者乎使欲懲暴君而先寬弒逆之罪使忍爲大惡者俱得有所緣以藉口是春秋教人爲篡弒也烏覩所謂春秋成而亂臣賊子懼乎然則其義云何彙纂之言曰春秋因魯史魯史之文

因赴告有可損而不能益也夫弒君之賊大抵當國者居多其情必不肯以實赴今使後世有殺人者不得其名姓則有當日之勘驗有司之鞫審大吏之駁詰而後眞犯始出春秋無是也天王不問列國不問苟本國之臣子與爲比黨而以委罪于微者赴如羽父弒隱公而討寫氏之類則魯史無從而得其是非之實只得從其赴而書之孔子生百年後而欲遍考七十二國之所聞以定其眞則顯與國史異而又恐所聞者之未必果實此疑獄也故削其所諉之人而懸其獄以俟後日之自定此聖人闕疑之學也然則弒君而書其名氏者其人果皆以弒逆自居乎曰是各有故焉弒君而其賊見討者則書名氏如衛州吁齊無知宋萬陳夏徵舒鄭公子歸生蔡世子般是也有弒君而其人當國亦得書名氏者其國之史臣出死力以爭之晉董狐書趙盾齊太史書崔杼是也有弒君而代爲君且又當國其名氏亦可得而指者楚商臣弒其君頵齊商人弒其君舍陳乞弒其君荼商臣蠻夷之習若禽獸然不知弒父之爲罪商人蔑視舍無威不以爲君而陳氏方僭然欲代有齊國無所顧忌已不知諱舉國無代爲之諱其事昭彰耳目齊魯又近魯現使單伯請叔姬而見執雖不赴而魯史得據實事書也又如里克弒奚齊斯時里克當國及弒卓子而惠公殺里克故後以弒赴而前以殺其君之子赴也棄疾假手于比而已卽殺之故比以弒其君虔赴而已以討賊赴也宋華督衛甯喜雖亦當國有權而督方以立馮爲已功賂四國以求立華氏既行賂則不以弒赴而可知其爲弒喜

以弒剽復衍爲復正彼以復正赴而列國可知其爲弒也許世子止爲法受惡故亦不諱其姓氏之可指者俱各有的然所以然之故聖人亦從而書之其不以實赴者聖人第削其歸獄之人如寫氏及圉人犖卜齮之類以俟後人徐求元惡大憝之所在此萬世之權衡也若必欲得其人則孔子不當天子方伯之任不能命司寇以鞫定其獄而第就所傳聞以訂國史之誤安知所聞之果實乎左氏載齊懿公之弒也由邴歜閻職又安知非公子元使此二人賊殺之而特歸獄此二人乎則其赴于魯而魯史書之者必在二人矣而聖人不與也其不與者何也聖人之嚴也鄭髡頑楚麋齊陽生實弒而以卒赴聖人亦卒之卒之何也事介隱微無從昭晰聖人亦無如何也若謂聖人明知亂賊之人而

特末減之以著暴君之罪又謂楚圍方大合諸侯于申聖人憫中國之不能討而先略聞之纂弒以扶中國是謂掩耳盜鈴求之愈深曲而于聖人之意愈背馳是諸儒之過也輯春秋亂賊

表第四十五

春秋大事表卅五亂賊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弒君

汪氏克寬曰通一經弒君二十有五稱世子弒者三楚商臣蔡般許止公族而削其屬與氏者四衛州吁齊無知宋督宋萬稱公子者三齊商人鄭歸生楚比大夫而稱氏稱名者六晉里克趙盾陳夏徵舒齊崔杼陳乞衛甯喜稱人者三稱國者四稱閻稱盜者各一夫世子有父之親有君之尊位其所固有國其所宜君而至推刃于君父窮凶極惡不待貶絕而自見然考其所由致之故爲之君父者必失其道以及于此則首惡之名豈不爲天下萬世之大戒乎公族而不書其屬

與氏兩致其貶程子謂身爲大惡自絕于先君故不得爲先
君子孫文定謂不待以公子之道使致大惡故以國氏二義
益互相發或有以公子書者程子謂又見其以天屬之親而
反爲寇仇而其君寵之太過任之太重以至于亂其罪亦不
可掩矣其稱人以弒者謂多行無道肆于民上爲國人之所
欲弒蔽賊于國人則操刀爲大惡者可末減爾稱國以弒不
書其人則著當國執政大臣之罪稱闍以弒而不稱君則見
闇寺之賊不得君其君而狎近刑人至于不克保身者君之
過也稱盜則匹夫之微視如路人又非闇人之比故并不書
弒案汪氏義例多未安詳各條下

隱四年戊申桓二年春王莊八年冬十莊十二年秋

衞州吁弒其正月戊申宋有一月癸未八月甲午宋
君完　督弒其君與齊無知弒其萬弒其君捷
夷及其大夫君諸兒　及其大夫仇
孔父　牧

此公族而削其屬與氏者也

孔氏穎達曰自莊公以上弒君者皆不書氏閔公以下皆書
氏劉氏敞曰凡弒君而稱公子公子而命爲大夫者也未命
爲大夫則不稱公子
案此四條不稱公子程子謂聖人削之也蓋以其身爲大惡
自絕于先君故削之大義既明于初其後弒立者則皆以屬
稱或見其寵任之太過以致亂或見其以天屬而反爲寇仇
立義各不同愚謂同一弒君前後何忽異例又何爲至閔公
以下而忽異蓋程子不知未命不書族之義故云爾也春秋
之初諸侯猶請命于天子不自命大夫故隱桓之世如無駭
翬挾柔溺及鄭之語齊之年俱不稱公子初不以其弒君而
削之也莊公以後諸侯之公子多自命爲大夫故其弒君亦
稱公子此乃時世之異非聖人有意嚴于前而寬于後也弒

君初不因削公子而見其罪亦不以書公子而益甚其罪程子之說未免支離

僖十年晉里克弑其君卓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宣十年癸巳襄二十五年襄二十六年克弑其君卓月乙丑晉趙盾弑其君夷皐及其大夫荀盾弑其君夷皐平國　齊崔杼弑其君光　卯衛甯喜弑其君剽　息　鼻

哀六年齊陳乞弑其君荼

此大夫而書名書氏者也

文十四年齊宣四年夏六昭十三年夏公子商人弑月乙酉鄭公四月楚公子其君舍　子歸生弑其比自晉歸于

君夷

此稱公子者也

楚弑其君虔　于乾谿

文十八年莒成十八年晉昭二十七年定十三年薛弑其君庶其弑其君州蒲夏四月吳弑其君僚

吳氏澂曰如左氏之程氏端學曰張洽問言則是僕以太子弑初傳若許欒書之弑父也春秋何以書國何也朱子曰亦嘗疑案春秋不書光弑君弑乎且僕既與國人之愚謂魯字下有弑而書吳汪氏克寬以同弑君則當自立又君賊名而闕之耳不光本壽夢之嫡孫諸何以奔魯乎疑僕因然則左氏不可信也樊兄弟欲致國季札國人下以字當作之厲公之惡未至若陳而不可則當立光以字謂僕因國人之弑靈晉靈之甚二君見爲君吳之大臣不立君懼并及禍而來奔弑猶書夏徵舒猶書光而立僚所以致此也　趙盾豈有欒書中行弑逆之禍歸罪于吳卓氏爾康曰僕既因偃弑君聖人反匿其當國之大臣極是有眾以弑便應得國如名而爲眾弑之辭哉見湛氏若水謂考其

何來弁國人既惡庶愚謂此因悼公當日跡而罪人斯得亦是其何復立其所愛若未能誅欒書故耳既至杜氏預以爲罪在僕實弑春秋何爲沒未能正書之罪則其僚劉氏敞以爲國人而不書吳幼清遂欲赴告自必含糊其辭皆欲弑之此則悖理改以字作之字不知而傳眾弑魯史既承之言不可訓矣以已二字古人通用其告而書之矣夫子其文以也其義已也脩春秋又何從翻案作已字解則義既可謂其君惡甚爲書僞通字不必改矣因有末減者大謬詳見三二義蓋因緣之因非傳異同云因附之因也

此稱國以弑者也

文十六年冬文十八年夏襄三十一年十有一月宋五月戊戌齊十有一月莒人弑其君杵臼人弑其君商人弑其君密州

呂氏大圭曰稱人以汪氏克寬曰歐職以胡傳左氏稱展輿因弑則其國人咸有罪僕御之賤猶斃商人國人以攻莒子弑之焉宋人利公子鮑之舍爵而行略不畏忌乃立信斯言則子弑惠奉而欲立之因昭子如肆行于無人之境其父也而春秋有不公田孟諸攻而殺之則齊人固惡商人而書乎故趙匡謂其文是宋國之人皆欲弑欲其斃也春秋以弑當曰展輿因國人之君係之齊人宜矣攻莒子弑之乃立而後來傳寫誤爲以字

爾雅蒙氏鉉翁曰春秋置其子之大惡而歸過于其父義必不然蓋展輿特見立于國人使能討賊于既立之後則庶乎可免矣

此稱人以弑者也

彙纂曰通經稱人以弑者三稱國以弑者四胡傳多主君無道之說而杵臼商人則罪在一國之人州蒲則欒書有恕辭吳僚薛比則當國大臣之罪密州則止辨左氏之誤庶其則並不發傳然揆以全經如晉楚陳三靈皆爲無道何以直書

趙盾夏徵舒公子比弒君之名則其說未能盡合也然則經意安在耶曰春秋因魯史魯史從赴告有所損而不能益也臣弒其君子弒其父其以實赴者幾何其罪必有所諱大都微者當之也聖人參稽國史以及七十二邦之所聞欲正其所誅則赴告異辭欲從其所諱則眞兇漏網與其移辜以蔽獄不若懸案以徵兇故書曰某國弒其君某國人弒其君雖無所指名而亂臣賊子之罪亦有不得而逃者矣

文元年冬十襄三十年夏昭十九年夏

月丁未楚世四月蔡世子五月戊辰許

子商臣弒其殺世子止弒其

君頵

何氏休曰楚無大夫言世子者其惡世子弒父之禍也稱世子所以明有父之親稱其君所以明有君之尊

君買

彙纂曰春秋書世子弒君者三楚商臣蔡殺皆立乎其位而止弗立乎其位此比事而可知其非弒者也然悼公之死由于世子之藥則止雖非弒而弒君之罪有不得而辭者故加弒焉所以教天下之爲臣子者也詳見三傳異同表

此世子而弒君者也

襄二十九年哀四年春王

闔弒吳子餘二月庚戌盜

殺蔡侯申公穀作弒趙氏鵬飛曰闔弒吳子書弒而此書殺闔盜均臣吳子蔡侯均君書法不應異同蓋字誤也互見闔戈表

此弒稱闔稱盜者也

內諱不書弒者五

隱十一年冬桓十八年夏莊三十二年閔二年秋八文十八年冬十有一月壬四月丙子公冬十月己未月辛丑公薨十月子卒

辰公薨

薨于齊

子般卒

穀梁公薨不地故也朱子曰孔子直書義范氏甯曰在喪故稱胡傳不書弒示臣子在其中云公會齊侯子不書弒諱也于君父有隱避其惡于某公與夫人姜氏之禮不書地示臣子如齊公薨于齊公之于君父有不没其實喪主自齊夫人孫于之忠不書葬示臣子齊此等雖無傳亦可于君父有討賊復讎曉之義

張氏洽曰魯君見弒有二在內則不書地以存其實在外則不容不書其地而以上下文見之

實弒而書卒者三

陳氏傅良曰魯之春公羊子卒者孰謂謂秋固書曰公子慶父子赤也弒公子武閟聖人脩胡傳上書大夫公薨使之曰公薨諱之也不下書子卒夫人歸則忍言也然而不地且知罪之在公子遂矣不葬是隱閔二公所下書孫于邾出奔莒獨則雖諱而亂賊之則知罪之在夫人與慶父矣

汪氏克寬曰或謂不地固見其弒終無以喪恆稱子未葬稱子書亂賊之罪然于閔某成之為在喪之君薨之後比書夫人孫于弒罪宣公也慶父弁則弁鉞之誅顯然矣

襄七年鄭伯昭元年冬十哀十年三月髡頑如會未有一月已酉戊戌齊侯陽見諸侯丙戌楚子麇卒

生卒

左傳鄭僖公將會于鄢子駟相不禮焉及而弒之使赴于諸侯諱之曰疾赴于諸侯公而以瘧疾赴于諸侯

君曷然赴于他國如弒恆辭猶鄭駟也而其書卒也所謂春秋因魯史以成文者歟

杜註實為子駟所弒恆辭猶鄭駟也而其書卒也所謂春秋因魯史以成文者歟而書卒赴劉氏敞曰曷為從而書卒赴而遂書卒編絕其賊之所為也

臣子也

案劉氏敞謂從赴書卒以見鄭無臣子極僞赴故魯史亦承赴辭師于吳得變之正是公羊謂為中國諱而書之春秋因而不改穀梁謂不使夷狄之革與髡頑書卒同義正理是狄道也齊之

之民加中國之君之說也其立說蓋有自來以此求經愈深曲而愈背馳矣

不書弒而書殺者一

僖九年冬晉里克殺其君之子奚齊

穀梁曰其君之子云者國人不子也啖氏極取之西亭辨疑云奚齊乃驪姬出卓子姬之娣出卓又少于奚齊而國人乃君之何耶此蓋以晉侯方卒奚齊未立乎其位而里克殺之故不得與踰年君同稱耳

出君

案此三條實弒而書卒劉氏謂從赴徧絕其臣子聽亂賊之所爲而莫之禁也公穀于髡頑傳首立異義胡傳從而取之故其于麋之弒則謂楚靈大合諸侯于申從而與會者十有三國聖人憫中國之衰微而不能討故略其篡弒而書卒此即公羊爲中國諱之說也于陽生之弒則謂實以狄道加齊順其意而弒君以說故沒其見弒此即穀梁不忍以夷狄加中國之君也夫既云齊侯變而克正無不善之積而蒙見弒此宜尤可哀而不書其被弒之惨齊之臣子不能將順而享弒君此常理所無而反寃其弒逆之罪天下有此情理乎幷已甚矣

民加乎中國之君極胡傳謂諱以篡弒而臣子謬詳見三傳異同表主會盟聖人憫列國其君之衰微懼人欲之橫理之所無故沒其見弒之禍而以卒書所謂不忍以夷狄之民加中國之君也夫既云齊侯變而克正無不善之積而蒙見弒此宜尤可哀而不書其被弒之惨齊之臣子不能將順而享弒君此常理所無而反寃其弒逆之罪天下有此情理乎幷已甚矣

汪氏克寬曰春秋書君出奔者十有二鄭突衛朔燕噲蔡朱莒庚輿邾益皆書名啖氏所謂君奔例書名言其失地非復諸侯也鄭忽曹羈莒展輿不稱爵忽羈未成君展輿踰年而以弒立不可稱爵也衛鄭不名則以叔武攝而位未絕也衛衍位已絕而不名者著衍之立以正非突朔之比而剽之簒實逆非如忽黔牟可以兩君言之也鄒朱儒不名小國紀錄簡略耳

杜氏預曰諸侯奔亡皆迫逐而苟免非自出也經以自奔爲文責其不能自固或曰臣出其君而其罪不彰無乃掩奸乎啖子曰出君之罪史氏知之春秋舉王綱正君則而治道興矣

桓十一年鄭莊二十四年昭元年莒展忽出奔衛　曹羈出奔陳輿出奔吳

蘇氏轍曰鄭忽未踰年之君也未踰年之君出奔不書爵言年不稱子何也不能嗣先君也　趙氏匡曰羈未踰年季氏本曰莒展雖踰年不稱爵爲弒君者所立不以爲君也國人不附大國不援陳氏岳曰戎既侵曹以至出奔蓋未嘗君而羈曰奔是曹懼戎而出其君明矣　此故不曰子

此出奔而不書爵者

僖二十八年文十二年春襄十四年已衛侯出奔楚　王正月郕伯來奔　衛侯出奔齊

蘇氏轍曰衛侯鄭失地而不名何也使元咺奉叔武以受盟國猶其國也　案失地之君例書名汪氏克寬曰衛侯不此不書名者公羊以道失國當從公羊書之國不名書伯陽衛表儀三傳皆不名經爲兄弟辭若以兄弟名今考二十五年入

侯衎何以書乎程氏必有義不可强合矣
端學謂史闕之互見國書名之例
案策不得謂衎之不名闕文也互見闕文表

此出奔而不書名者

桓十五年五桓十六年十昭三年北燕昭二十一年昭二十三年
月鄭伯突出有一月衛侯伯欬出奔齊冬蔡侯朱出秋七月莒子
奔蔡　朔出奔齊　黔婁曰燕大夫相與比而殺其君之外嬖　奔楚　庚輿來奔

劉氏敞曰突何以名張氏洽曰朔立已五年而名者見有君也年二公子不能獨逐罪大矣左氏乃以經忽未入其曰有君何之必因周室欲討而書出奔爲罪欬胡傳忽雖未入國固其國後二子得行其志所及諸儒皆從之是何乃奔而親之惡何可也　胡氏銓曰楚虔誘殺蔡般執用蔡有蓋蔡而立又不安其國而以莊六年王人子突救衛公羊之說其必逆乎　高氏閌曰庚輿不正鄭突同有所據矣朔殺兄奪國王命絕之故名

哀十年春王二月邾子益來奔　陳氏傅良曰吳人討邾奉太子爲政而邾子出奔此其旦書奔何以是爲自失國也

此出奔書名者

王氏樵曰案春秋惟弒君書某弒其君至于君爲其下所止書出奔而已胡傳謂舊史書孫林父甯殖出其君而仲尼筆削稱衛侯出奔恐無此理出之爲言不容而見逐之謂也臣子施于君父而史官直書于策則非辭也故但言出奔而已專以爲歸罪其君者害教之言也

天王出居三

僖二十四年昭二十二年昭二十三年

冬天王出居王室亂劉于天王居于狄

單子以王猛泉

杜註襄王也天子以天下爲家故所在稱居

孔疏出居實出奔也書出居于皇居于狄敬王立于皇以出居爲名而不書泉不書出者在畿內得入成周二王皆即其地而立非自內立而出居于外其實非奔殊之于列國也

趙氏鵬飛曰王猛敬王不書出而獨襄王書出者王猛立于皇出安可言出襄王立已十六年叔帶逼王而王出居于鄭實自內出豈可不書出二者各適其事非故書出以示貶不書出以爲無貶也以出爲貶襄王者自二傳天子無出之論始

居于皇

先母舅曰出居于鄭書出者王猛立于皇敬王立于狄敬王立于狄泉俱未成周二王皆即

案襄王出居于鄭賊在子帶也王猛居于皇敬王居于狄泉賊在子朝也而經止以天王居于鄭王子朝出

天王自出自居爲文不著子帶子朝之名氏體自當如此若書王子帶出天王居于鄭王子朝出王猛居于皇便覺非體解此則知諸侯被逐以自奔爲文之義矣

又案趙東山謂天王蒙塵不書荀自取則書莊二十年子頹之亂惠王處于鄭定六年周儋翩率王子朝之徒因鄭人以作亂天王處于姑蕆經皆不書以惠王避子頹敬王避儋翩非王自取而襄王以狄伐鄭立狄女爲后復王子帶以生亂其失位皆自取故書其出此論殊未然據左氏之言惠王亦未得爲無過以敬王避儋翩爲非自取而王猛之居皇敬王之居狄泉豈其自取乎禍由景王安可以其父而咎其子也至趙氏鵬飛曲護襄王謂叔帶爲惠王陳媽之所愛故宮避之而出居于鄭以俟天下之勤王比之舜之于象此尤未是襄王之罪在召狄伐鄭立生亂耳豈可以其不誅叔帶遂曲諒其心而遁其罪乎要之襄王自有罪第不以以書出而見其罪耳

公孫一　公居五　公在三

昭二十五年　昭二十六年　秋公至自會昭二十七年　冬十月公如

九月己亥公三月公至自居于鄆　春公如齊公　齊公至自齊

孫于齊　齊居于鄆

先母舅曰內諱奔曰孫氏復曰居于鄆者宰取羣廟之主以從孫公有國至是二十五年不能安于其國入于魯也其孫也亦公之自孫葉氏莫得曰諸侯國氏彌甯專有魯國史志公之失位也失位而已稱公孫諱公亦內曰居國外曰在諸官阿附必不敢書公矣而猶書至書居所責公也若季氏之惡侯以國爲家者也天至吾夫子以所見之以存魯君而抑亂賊則固不待貶而自見子內外皆曰居天子世而特志耳五書至也每歲凡五見焉及矣

以天下爲家者也　必繫以居于鄆不言鄆潰乃書公在乾侯亦所以存公而繫魯臣民之望也鄆魯境居鄆則疑于復國故書居乾侯晉地故書在

至自齊居于鄆

趙氏鵬飛曰公朝齊者二會齊者一齊終無以爲公諜也故明年公如晉求于晉焉

昭二十九年　昭三十年春　昭三十有一　昭三十有二

春公至自乾　王正月公在　年春王正月　年春王正月

侯居于鄆　乾侯　公在乾侯　公在乾侯

孔氏穎達曰二十六年書公至自齊公雖五年每歲首月不書言不能外內也蓋不問歲首皆書公在乾

胡傳公去社稷于今王氏錫爵曰左氏曰趙氏鵬飛曰三年之

不至齊都而得與齊公盟在魯四封之內知春秋存君之義

侯相見故書公至自則無適而非其所也

齊往年公如晉次于晉乾侯書乾侯乾侯離入晉竟不得非其所公歲首必書與晉侯相見故書至公之所在者蓋以存自乾侯

君不與季氏之專國也

案昭公失國賊由季氏而經以自孫自居自在爲文不斥季孫之名氏者非爲季氏諱也臣子立文自應如此若書季孫意如出公居于鄆便不成體統聖人所不忍言春秋謹名分之書季孫之罪自于上下文見之爾此事聖人所親歷深惡痛恨嘗不惜大聲疾呼而其書法只自如此則凡列國君之見逐止書出奔以爲專歸罪其君者豈識春秋之旨哉

叛六

先母舅曰經書叛五叛人十二始襄公二十六年襄以前大夫猶未至叛也樂大心入蕭從叛人不言叛其叛可知書自陳自曹者胡傳曰結鄰國以入叛陳曹與有罪焉

侯存公所以誅季氏之義也左氏每歲各爲之說繫矣

襄二十六年定十一年春秋宋樂大心定十三年秋冬晉荀寅士
衞孫林父入宋公之弟辰自曹入于蕭晉趙鞅入于吉射入于朝
于戚以叛　及仲佗石彄
高氏閻曰叛甚于奔而此諸大夫有不利于己則奔而已未有若林父之叛者故書叛自林父始
公子地自陳入于蕭以叛
晉陽以叛　歌以叛
高氏閻曰鞅入晉陽王氏葆曰趙鞅貪懷以拒范中行而不知專戮其罪宜逐寅吉投鼠忌器之義故坐射以牛之故興兵首入直名曰叛以著其禍則又爲無君故三不出君命專土興兵臣之奔春秋俱以叛書之
昭二十一年
宋華亥向寧
華定入于宋
南里以叛
胡傳戚與朝歌及蕭皆其所食私邑南里則宋國城內之里名也與宋分國而居矣故以南里繫之宋以著逼脇其君之罪

復入三

胡氏寧曰孫林父宋辰趙鞅荀寅皆據外邑以自保故書叛
魚石樂盈將以亂國故書復入
蘇氏轍曰不言叛者將以亂國非直叛君而已故魚石樂盈之罪重于趙鞅宋辰也
成十八年夏襄二十三年襄三十年鄭
楚子鄭伯伐晉樂盈復入艮霄出奔許
宋宋魚石復于晉入于曲自許入于鄭
入于彭城　沃
胡傳不言叛者將以滅國非直叛也書華

杜氏謂曰春秋之法杜註兵敗奔曲沃據亥之入南里宋辰之復入重于入入重于曲沃眾還與君爭非入蕭其書叛者皆據復歸書復入者惡甚欲出附他國故不言土背君以自保未有之辭

叛

滅國之謀也

三叛人

孔氏穎達曰諸侯之臣入其私邑而以之出奔者皆書爲叛衞孫林父宋華亥宋公之弟辰趙鞅荀寅等皆書爲叛叛者背其本國之大辭也邾庶其莒牟夷邾黑肱亦以邑叛本國但叛來歸魯書曰來奔內外之辭言俱是叛而辭異耳

李氏廉曰春秋內大惡諱此直書不諱者蓋三叛之受皆公不在國而季孫受之也觀文十八年莒僕以寶玉來奔納諸宣公而春秋不書則知在君則諱在大夫則不諱

襄二十一年昭五年夏莒昭三十一年

邾庶其以漆閭丘來奔　夷冬黑肱以濫及防茲來奔　來奔不言邾史闕文

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論

或曰子謂春秋之文因魯史魯史之文因赴告如是則弒逆之事得以自爲隱諱何以稱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乎余應之曰子謂亂臣賊子懼者第書其弒逆之名于策而懼乎吾恐元凶劭及安慶緒史朝義之徒雖日揭其策以示于前而彼不知懼也且此亦夫人能書之何待聖人況人已成爲篡弒而懼之亦復何益聖人之作春秋蓋有防微杜漸之道爲爲人君父者言之則書所云制治于未亂保邦于未危是也爲爲人臣子者言之則禮所云齒路馬有誅是也聖人嘗自發其作春秋之

旨于坤卦之文言曰臣弑其君子弑其父非一朝一夕之故其所由來者漸矣由辨之不早辨也是故兵權不可竊翬帥師公子慶父帥師及鄭公子歸生帥師必書謹其漸也盟會不可專公子遂盟晉趙盾盟于衡雍楚公子圍會于虢必書亦謹其漸也人君知其漸而豫爲之防則無大阿旁落之患臣子懍其漸而力爲之避則無功高震主之疑此則游夏不能贊一辭聖人獨斷之于心而書之于策以詔天下萬世者也且人而忍推刃于其君父是人而禽獸也禽獸焉知懼惟當夫威權已逼聲勢漸成覬覦初萌形迹未露是人禽之界聖人燭其隱微而大書特書以惕之俾天下萬世之讀是編者人人恥爲大惡而不敢一毫踰臣子之常分有以寢邪謀而戢異志此聖人之作春秋所爲撥亂世而反諸正也孟子謂孔子作春秋以存幾希之統直接堯舜湯文者端在于此若謂聖人第從其實而書之且或未得其實而欲訪求傳聞而得之則聖人豈能從百年後竊司寇之大權而妄欲與魯史爭眞僞哉

春秋逐君以自奔爲文論

春秋亂賊最甚弑君其次逐君弑君或書國或書人或書名氏余既爲論著之矣至出君則概以君自奔爲文不書逐君者之名氏此蓋聖人之特筆不由赴告不因魯史欲以警惕震動乎人君使知謹其操柄而得制馭臣子之道也何以明之考襄二十年傳衛甯惠子疾召悼子曰吾得罪于君悔而無及也名藏在諸侯之策曰孫林父甯殖出其君此則當日赴告與列國史

官書法之明證而經於十四年第書衛侯衍出奔齊若爲孫林父甯殖掩其惡何哉曰此聖人端本清原之義欲垂萬世鑒戒所謂游夏不能贊一辭者也夫君出令者也社稷于是乎凝承臣民于是乎統馭故君而見弒則討賊之義嚴諸臣子君身尚在則制馭之道責諸君身君而淫虐不道或闇冗萎薾則君不君而徒以一身寄諸巍巍之上如一葉之戰秋風幾何其不飄墮也哉曰出奔者言已不能居其位此太康之距于河五子之歌之所以痛恨厲王之流于彘板蕩詩人之所以告哀者也人君知鑒乎此而發憤自強如宣王之能中興則有方叔召虎爲之臣如晉悼之能復伯則有荀罃魏絳爲之佐功業爛然天祿永固何至亡相繼也哉

許世子止弒其君論

案三傳皆謂止非弒彙纂亦從之而斥歐陽子之說爲非是愚案左氏之言與公穀別如左所云則許世子不得辭乎弒諸儒所稱不嘗藥與左氏之言絕遠若據之以爲非弒是非特不信經文并錯看左傳矣夫所謂不嘗藥者庸醫不識病證妄投藥劑人子失于不知遂致大故若此後世多有謂之非弒可也而左傳則云許悼公瘧五月戊辰飲太子止之藥卒太子奔晉又云舍藥物可也杜註藥物有毒當由醫非凡人所知責止身爲國嗣國非無醫而輕果進藥如此則無論誤與故皆不得辭乎弒夫醫不三世不服其藥君父有疾其慎重宜何如者以晉國之大猶求醫和醫緩于秦討止身爲儲嗣年尚幼小國事所當

與知非素習方書精通藥劑者而不延醫診視率意自爲是以
君父爲嘗試也雖果嘗藥何益于事固有平人服之無恙而投
劑失宜遂致立斃者亦不得以其嘗藥遂可求解于弒君之罪
是則左氏所云已顯然爲弒君立案而謂止非弒君其可乎彙
纂又解之曰止之非弒有可屬辭比事而知之者楚商臣蔡般
皆立乎其位而止則弗立乎其位左傳明言太子奔晉夫國人
以弒赴于諸侯必其爲國人不容而逃竄求免未幾病死不得
以弗立乎其位而明其非弒也又謂許與陳蔡皆密邇於楚楚
虔能假討賊之名以滅陳蔡何獨釋許不問夫楚之滅陳蔡不
過欲利其土地耳豈眞爲討賊哉而許素屬楚其地亦無足貪
故遂置而不問不得以蠻夷之舉動定人之罪狀虛實至冬而

葬止已出奔罪人已得國人以禮葬舊君魯遣使往會其弒逆
之跡已昭然暴白于天下更不宜以書葬爲赦止之罪歐陽子
謂既以大逆加人又軋赦之則自侮其法而人不畏春秋之用
法不若是也至穀梁之說尤爲誣妄哭泣歠飦粥嗌不容粒未
踰年而死則是止爲孝子也在有司折獄固當矜疑而聖人作
經遽加以大逆之罪與操刃而殺其父者同科此殘刻之吏周
興來俊臣之所不爲而謂聖人爲之乎若懼後世有假託者而
借一止以立教則是聖人加誅于無罪之人也殺一不辜而得
天下不爲誅一無罪以垂教萬世聖人用心不如是之迂且曲
也趙氏木訥謂歐陽子固嘗攻之吾願鳴鼓而先登然歐陽止
謂宜信經棄傳愚謂卽據左傳而其罪狀已顯然謹標出之以

告後世之善讀左氏者乾隆十一年三月下浣一日復初氏識

孔子請討陳恆論

案左氏續經傳哀十四年齊陳恆弒其君壬于舒州孔子齊三日而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恆弒其君民之不予者半以魯之眾加齊之半可克也嗟乎此誠知己知彼乘機赴會足徵大聖人經濟不外尋常理勢之中而子程子顧細之謂如是是以力不以義孔子之所以勝齊者特其餘事耳豈計魯人之眾寡嗚呼先生此言殆失之矣夫興師討罪兵凶戰危必計出萬全而後可舉事若不計其力之不能則如王玄謨之伐魏韓侂胄之伐金何嘗不名正言順而卒喪師辱國蹙地千里若謂名其爲賊無憂不服則如漢翟義之

討莽唐徐敬業之討武氏海內翕然稱義舉終于家族誅夷身首異處又其甚者董承伏完之于曹氏毒流帝后漢祚旋移是皆無益于事而禍敗隨之是以君子必審計利害而不忍輕以民命爲嘗試也且其言曰上告天子下告方伯此尤迂緩不識時務之論夫陳氏之愚其民久矣獨當驟弒簡公人心惶駭齊之義士尚有挾公憤而思食其肉者簡公之人尚有念故君而欲報其仇者故其道可急取不可緩圖宜獨斷不宜牽制必若告于天子方伯無論周天子守府而當日之方伯則晉也且聽命于韓趙魏與陳氏脣齒耳告之萬萬無益而周晉去魯俱二千餘里往返動鞫時日徒令陳氏得以其閒收合人心誅鋤異已雖復討之勢必不克且程子之謂告之者豈謂其眞能命將

興討罪之師乎抑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以爲名乎不知其不
可是愚也明知其不可而姑告之是僞也曾謂大聖人而出此
然則孔子之志宜奈何曰魯之兵權在三子而三子之兵權在
家臣觀陽貨弗擾且能以其眾畔而冉求季路獨不可出其兵
以仗義討賊乎孔子能使由求墮費墮郈而三子靡然聽從豈
孔子當日奉魯君之命命家臣出其卒而三子敢或梗令乎誠
得哀公一言聽許委夫子以兵權空魯國之甲使家臣將之此
時子路雖仕衛而冉有自在也加以樊遲有若皆勇銳之士移
檄遠近聲罪致討吾知四鄰諸侯必有聞風響應而齊之甲士
且倒戈來迎縱不能梟陳恆之首亦當誅當日之推刃于齊君
者而更定齊嗣如此則國威可振周道可興夫豈空言而不可
見諸實事者哉宋之儒者以力爲諱而但執正誼不謀利之說
謂事第當揆于義不論其力之能不能如此則書所謂同力度
德孔子好謀而成非矣孔明之成敗利鈍非所逆睹蓋謂其謀
出萬全至事之萬有一失則聽之天耳夫豈僥倖以嘗試者哉
余向惡夫世之詆訾宋儒者至先生此論心竊疑其有未然故
備論之

黃楚望氏曰陳恆之事魯若任孔子亦不得不用魯眾加齊
半之說蓋聖人德義雖孚于人然亦須臨事而懼好謀而成
豈得全然不論兵力故當斟酌事情與彊弱之勢以告君也

附先師高紫超先生公羊賊不討不書葬論

公羊內賊不討不書葬外仇不復言葬義之精者也然考經所

書則不盡然經固有內賊未討而亦書葬者若蔡景許悼之書葬則于所謂內賊未討不書葬者其說未信矣然則或葬或不葬者謂何曰禮成而葬者書葬委屍而藁葬者不書葬蓋凡所謂葬者非徒掩之于土已也將必有子孫之踊從焉公卿之備位焉鄰國之賵奠焉凡賊既討者必重更棺斂告于鄰封成禮而葬蓋元凶既去而忠臣孝子得以自盡其心也如是而安得不書葬若賊未討者往往弒逆之賊猶擅國柄慰其君父藁葬路隅若欒書以車一乘葬厲公于東門之外鄰封不與知公卿不備位則是不成乎葬也如是而安得書葬更有逆子推刃其父欲自掩其弒逆之迹而反告于鄰封隆禮以葬四鄰諸侯亦皆遣使以供其事則是實行葬禮矣如是而又安得不書葬然則凡討賊者必成禮而葬則經亦書葬非以討賊之故而始書葬也凡賊未討者多委棄暴屍不成乎葬則經亦不書葬非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更有鬼蜮譎張假飾以葬則經亦書葬又不以不討賊之故而不書葬也是則或葬或不葬聖人一皆據實書之耳然而葬則書葬足以安既死之魄而慰枕戈待旦之心藁葬不書葬足以彰暴骸之慘而激同仇泣血之志僞爲葬者亦書葬又以明其巧飾之惡而一時之會葬者皆當擊其首而碎之也而聖人之立義固精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二十七終

新陽汪之昌
桐城劉　峻校

春秋左傳兵謀表敘

史稱關壯繆好左氏諷誦略皆上口而岳忠武尤好左氏春秋嘗曰用兵在先定謀欒枝曳柴以敗荆莫敖採樵以致絞皆謀定也二公佐漢宋中興而生平經略靡不由於左傳甚哉經術之足以戡亂也余觀春秋二百四十二年列國交兵其行軍用師屢矣春秋以前爲湯武之仁義春秋中葉爲桓文之節制逮其季年吳越用兵則以蠻夷輕生狎死之習運後世出奇無方之智而鄭宋交取師爲戰國長平之坑所自始世運遷流豈一朝一夕之故哉傳文所載初年仍古法用車最後毀車崇卒吳楚越則用舟師其用兵之制曰偏兩曰卒伍曰乘廣曰游闕其陳法則爲鸛爲鵝爲魚麗之陳爲支離之卒其兩軍交鋒則曰

春秋大事表卅六左傳兵謀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息民訓卒知彼知己設伏要害襲擊疲敵持重不戰覺奪人先致死攻瑕必克亂敵昌乘其不備襲歸路

僖二十四僖二六　文二年襄公即位二十八隱公年鄭文七年公隱二年桓五年鄭昭元年太隱五年鄭僖二十三年晉侯入年城濮之晉楚桃林戲之役　年荊伐鄭伯敗我師狐之戰　鄭伐許伯敗王師原之役　敗燕師　年殺之役

闕　戰

晉侯使知武子子元以公子突趙盾曰穎考叔子元曰魏舒曰衛人以孟明帥

晉嘉處曰許之車六百曰使勇我若受取鄭伯陳亂民彼徒我燕師伐師襲鄭

晉侯始楚子使瑕以守盟而還乘伐鄭而無剛秦秦則之旗蝥莫有鬬車所遇鄭鄭祭蹇叔之

入而教申叔去桃林之師以敝入自純者實寇寡也不弧以先心若先又阨以仲原繁子與師

其民二穀使子寨杜註楚入吾門及逵而速去受寇也登子都犯之必什共車洩駕以哭而送

年欲用王去宋以備秦三分四市縣門之君爲既不受自下射奔王卒必克困三軍軍之曰晉

之子犯曰無從　襄王齊軍與諸不發楚三覆以矣而復之顚瑕顧之必諸阨又其前使人禦師

曰民未晉師晉　侯之鋭言而出待之戎緩師秦叔盈又亂蔡衛克請皆曼伯與必于殽

知義未侯在外　安其居十九年　鄭東陽　以逆來子元曰輒而不將生心以弊弧不枝固卒自我子元潛孟明滅

安其居十九年　鄭東陽　者於我鄭有人整貪而先入有登周麾將先奔始乃毀軍軍其滑而還

子是乎矣而果齊入使未病楚焉諸侯無親先奪入之而呼曰既而率車以爲後燕入先軫發

出定襄得晉國諸姜宗不能矣救鄭楚者見獲心軍之君登矣于王卒行五乘畏鄭三而遽與

挑戰曰致師曰夾攻曰橫擊曰東萃曰覆曰要其假物立威

曰蒙虎曰燧象大抵世愈降則戰愈力而謀亦益奇綜其大要

爲類十有二臚而列之俾知儒者胸中當具有武事匪徒侈文

雅章句之業而已輯春秋左傳兵謀表卷第四十六

王入移險阻艱婦來送猶愈於師夜遁必務進善謀也鄭師畢可以集爲三伍軍而不姜戎夏利民民難備嘗葬召萊戰暴骨進而遇訓卒利登壬午事從之爲五陳虞制人四月辛懷生矣之矣民子萊子以逞覆必速兵秣馬遂入許曼伯爲以相離六月鄭已敗秦將用之之情偽不至故億四年召奔後者蓐食潛子犯曰盡知之晏弱城右拒祭仲足爲伍於後以制人獲百里民未知矣天假東陽以昭三年陵之盟不救則師夜起無繼矣戊子敗文二年彭信未宣之年而偪之六伍眞蓼屈完對從之戎秦師于其用於除其害年四月濟侯曰人之前令狐至衛之戰中軍奉左角偏是乎伐天之所晏弱城對吳子君若以遇覆者白乙丙原以示置其司東陽而曰楚執德綏諸奔祝聃于劉首彭衛既公戰于爲前拒桓十三年以歸之信民廢乎遂圍萊政眾而侯誰敢逐之衷陳很曄繻葛命以誘之易資者甲寅堙乖莫適不服君戎師前宣二年明徵其之傅于任患若君以力後擊之鄭之戰釁于犯宣二年堞十二爲三師楚國方盡嬉戎死焉晉鼓蔡衛而溥之屈瑕及鄧之役曰民未月丁未以對焉城以爲師大奔孫叔敖大敗秦王卒亂昭十七年以濟遂子重伐知禮未鄭之戰師從之陳皆奔大敗之鄢亂次蓼滅萊一帥至城漢水曰寧我師鄭師合無次且吳爲簡生其共隱武子蒲人無以攻之長岸之戰及羅羅鳩茲至於是乎曰楚君襄二年諸侯必皆以爲池王卒大不設備之師克大蒐以伐鄭怒出彼出雖眾無則歸彼所用之敗示之禮其貳而侯城虎牢歸則出屈完及武子復隨作執秩哀其卑秋會于虜肆以諸侯盟鬬伯比奪人之郤克傷先入有之戰以正其叛而伐戚孟獻能之多言于楚心溝之于矢流桓六年速喪先王

官民聽之服而予曰請方以誅不惑而舍之德城虎牢之既罷文二年王後用之刑成矣以偪鄭而後以出穀戊德立刑知武子三軍繼釋朱圍行政成曰善冬之必大秦伯伐彼則懼一戰而事時興復會於克之從晉濟河而協以宣十五年霸從禮順戚遂城之楚于楚舟取謀我漢若之何虎牢鄭是乎始王官及東之國宋及楚敵之也病未攻其右之乃使滅息以人乃成病郊晉人隨爲大文二年孟不出遂隨張必去宋申子忍之焉必敗三人潛明修戮宣二年襄年戚昭三十二自茅津乘小國屋稽首左并轡偏敗眾伏於舟濟封殽小國離孟明增修國政必之戰鄭虎牢年長侵潛于王之右援枹乃擒矣側曰我尸而還楚之利重施于伍參言諸侯之也少師毋長知逸不能于速杞則對師滅虞民趙成于王曰師城虎六圍弦文二年予言於晉之從牢而戍吳人侵河曲之戰軍而納諸大夫政者新之晉師楚伐衷曰秦師未能行城梧及侵潛六良駢曰少師又至將令其佐制士勁楚沈尹秦不能必避之先穀剛魏絳戊戊帥師師久請深不能苔華不注懼而增愎不仁之救潛吳蠻固軍桓九年楚申叔時蒲騷役師亂吳曰築室反耕者襄年偪鄭人軍人大敗于蒲騷之復取僖二三

德不可未肯用當也

命其三帥者專行不獲

宣十二年邲之戰

聽而無畜侯禦馬稽帥為此謀及巴師平上眾誰諸平陰師救弦將以老圍鄭鄭欒武子適從此塹防門及豫章我師也養甥聘曰楚自行也晉而守之吳師還克庸以師必敗廣里夙始用子來其君

無日不討國人而訓之于民生

之不易

無日戒晉侯欲懼之不救之伯可以怠宗曰不卅來在軍無可天方曰不討授楚求冬吳伐軍實而可與爭楚入陳

命從之陽之役

將與隨餘皇以

絞卅蓼歸

宋必聽公子宜穀

師圍弦從之士

師還吳以待之敗鄧

左司馬會曰史楚使鬬宋人懼主人縣伐楚師定罷橋宋公及楚人戰襄二十二

行不獲平陰役

戍右司驟必實兼帥師師乃及楚布崖父莫敖患

聳之及之鬬廉

堞而絕曰鄖人

李之役

于泌宋

人既成

羊齊伐晉

昭五年楚

欒黡離巢

救鄭三

沙鴡曰晉之謀

不能戰也

人立君

不克鬬子重曰主人辭至也君焉不動寡及其門登太

鄭伯如其師詐

晉晉人巴師之先大夫以徇于四邑我勉于頸之公曰姬成郤

討其貳中以戰師眾而軍三日以銳師而辭曰不可既郤封少

於楚也而北鄭後可乃

胥加于二君有濟而未水乃還

執諸銅人逐之大戶已

鄖鄖者命臣奸成列又趙勝師

親欒書背巴師

虞心而旗鼓不以告公東陽之

伐鄭鄭而救

昭七年

晉晉人

公孫申之鄭師

特其城敏于君曰未可師以追

曰我出大敗鄭王卒鼎司馬子志若敗不敢逃後擊之趙

師以圍人宵潰行彭名魚以其鄖師四刑敢歸宋師敗

申儆之雖晉之樸麻以于勝之强能違報舟師不可保天下誅之役楚紂之百曰國君沈尹射克而卒舍垢天奔命於無後訓之道也夏汭箴之以若君其待尹宜咎

敖蚡冒之

城鍾離

棄路篤遷疆

縷以啟

成十二年城巢然山林

鄖陵之戰丹城州來

襄九年晉郤至曰楚有六間不可失也其生晉闕

昭二十六侯息民

晉侯歸二卿相謀所以惡王卒

息民親以舊鄭晉知躁緛請施陳而不趙鞅師舍輸積整軍師納王聚以貸而不陳使女覽

許為將敗立君

棠公為楚師繼從之遂到也師

昭十三年

桓二年鄧戎禦

者而紓

晉使晉伐絞夜

左許靈之大敗鄖師屬之曰公為右吳師獲于浦騷越子因

僖三三乾鑿弒

必歸君楚伐絞二君弱其乘舟

晉欒武軍其南皆鬼冠餘皇

而伐之

莊十乘

大敗之

鄖陵之戰

楚師遁子曰鄭門屈瑕之子是

自徐吳

抵寢

入立君曰絞小平諸侯

晉陽處人敗諸

我執一而輕輕人焉何則裹謀

父侵蔡豫章獲

昭二十一邱之戰

卑七年

益不如請無扞盟是行

師次于

年鄭之齊師宋

笠澤之役

楚子上其五帥

伐鄭而采樵者也晉避

郎公子

戰

歸其君以誘之楚畏其

優曰宋吳吳子泯而軍

昭二十三

以求成從之絞眾也

齊烏枝

師不整禦諸笠陽子使

馬十年人獲三

鳴曰用可敗也

澤次水謂子上

五月辛十八明

巳鄭伯曰絞人

歸

爭出驅

雜姑之

成六年鄧

角之役

齊致死弗許自右句卒吾退舍郗人城

少莫如宋敗齊而陳越曰子若

莫如去雩門竊使役或子濟而望還自

齊致死必還公子為左欲戰則役

備彼多出蒙皐左或右陳遲速離姑武

於山中楚師輕兵矣請比而先鼓譟而惟命不城人塞

鄖陵戰

楚人坐宛易囊皆用劒犯之公進吳師然將我其前斷

其北門蕩也若從之華從之大分以樂老師費其後之

自公以陳不違守關塞下苟有晦在陳杜註備積者盡而罷合子朝出之國而加蹶無滯積各顧其亦無困後莫有人公無鬬心舊禁利亦不必良無貪民以犯天行之期忌我必年國乃克之有節三鶩而楚不能與襄交爭

乞師于楚

襄二四 楚子許之子襄曰不可年荒鍼楚當今吾不能與晉爭

襄二六年 戰于鄢陵

鄭子孔退之鄭茵貴皇欲去諸枚使與狗曰菟舉之戰濮聚于大夫將戮柴而乘補卒夫慨王楚楚人叛晉而偽遁楚林馬利請于闔謀徙于起楚師師馳之兵脩乘廬曰楚阪高鳶以去之原軫郤固列尊五不仁賈曰我楚子庚湊以中食申禱其臣莫往寇亦治兵于軍公族明日復有死志能往不汾子是憤擊之戰乃遁先伐之如伐庸諸卿從孤毛孤楚囚王其卒必大麋與

純門之師 孤毛設

鄭子孔退之鄭茵貴皇欲去諸枚使與狗曰菟舉之戰濮聚于大夫將戮柴而乘補卒夫慨王楚楚人叛晉而偽遁楚林馬利請于闔謀徙于起楚師師馳之兵脩乘廬曰楚阪高鳶以去之原軫郤固列尊五不仁賈曰我楚子庚湊以中食申禱其臣莫往寇亦治兵于軍公族明日復有死志能往不汾子是憤擊之戰乃遁先伐之如伐庸諸卿從孤毛孤楚囚王其卒必大麋與

襄二六年 戰于鄢陵

屈罷簡吳王弗東國之許曰吾兵於召未撫民陵亦如人未事之好于鬼神未邊疆息脩守備民五年未定國而後用家而用師禮也民力敗不可悔

哀五年伍子姑待

員料越定四年陳吳王夫差敗越越棼吳越于夫椒吳入楚越子使使召陳大夫種釐公懷因吳太公朝國宰嚭以人而問行成伍焉逢滑于汜而繼之養齊侯登嘗犆彌小國也歸

襄十七年宋災

叔曰吳亟于兵乘我喪望晉師曰有先不獲已能師也司馬斥從之賈胡沈之必易我山澤之東鄙書君幼而晉楚各而不戒險雖所辭曰彼狂陳大處其偏子為三不至必資旅也夫韜壯伯夙謂覆以待施而疏乃嘗犆而禎頗趙孟曰我請陳之使彌得敝與許蔡楚氛甚誘之子乘車者無存尸疾楚政惡懼難庚從之趙孟曰戰于庸僞以施吾左還浦大敗先輿曳入于宋吳師若我何

辛已將盟于宋襄十五年

西門之外楚人舒鳩之喪甲趙孟患之役

昭十三年

齊侯之養犆彌小國也

受盟而楚子使又伐之告子庚伐無罪子庚稽也姑歸首而對息民以曰諸侯待其卒方睦於卒而不吾臣請貳吾又嘗之若何求若可君而猶扰我繼之不無窮有可收師庸乃還而退可昭四年以無害君亦無

楚子麇卒

楚子使然丹簡昭十年上國之兵於宋吳滅巢邱且撫合尹子其民使旗請伐將禦之以從上彭城而子產曰軍駒伯歸諸宋不設備

楚子遂滅庸

伐無罪子庚稽也姑歸首而對

襄廿四年盟儀之役

員曰不曰吳未可句踐有福楚能親而未有禍務施施楚未可不失人棄吳未親不棄可從而勞與我首盟主同壞而也若以世爲仇晉辭吳鱗克而若何公弗取將曰國勝又存之君亡非後悔無禍而何及弗聽對曰楚退而告雖無德人曰越亦不艾十年生殺其民聚十年吳曰敝教訓二於兵暴十年之骨如莽後吳其而未見爲沼乎德爲天以告叔楚令尹盟于岳向叔向子木伐曰匹夫舒鳩吳叔向曰一爲不人救之諸信猶不子木遽間矣不可以不可若合以右師可諸侯之先子疆示卿以爲息恒子月辛未不信必捷子駢治兵建三千先以罪人犯胡沈與陳三國亂吳師擊之獲胡沈之君及陳大夫舍胡沈之囚使奔許與蔡頓曰吾君死國敗諸侯之師乃搖心吳諸侯莒未陳也

昭二年　晉滅肥

晉荀吳偽會齊師者假道于鮮虞遂入昔陽秋八月壬午滅肥

中人之役

真或者正訓楚也禍之適吳其何日之有陳侯從之

定十年　垂葭役

齊侯衛侯次于垂葭使師伐晉將濟河邴意茲曰銳師伐河內傳必數日而後

秋七月以待我道行之辛丑盟不然必必可畏吳晉爭爲吳禽也況其先趙鞅五人以率道其呼司馬其私卒何敵之實曰日先擊吳有魯人呼吳大師吳師懼聽命事未成齊登山甲戌同二臣之以望見盟于平罪也建師不邱鼓整列繼復遂二臣死之傳諸昭三十二之長幼其軍簡必可知師會之也對曰大敗吳請姑視師遂滅後之反曰舒鳩肉食者無墨今

定七年　齊華

吳王有烏枝鳴墨國勝戊宋厨乎太子國夏後我人濮曰

晉侯使屠蒯如周請有事於雒

鮮虞人聞晉師之悉起也而不警邊且不設備晉荀吳自著雍以上軍侵鮮虞及中人驅衝就天獲而歸

昭七年　晉滅蕭

晉侯使人來討不設備叔弓敗諸蚡泉諸莒未陳也

室不崇壇勤恤其民而與之勞逸是以民不罷勞吾先大夫子常易之所以敗我也今聞夫差珍異是務視聚觀樂民如讎而用之日新夫先自敗也已焉能敗我

設闕諜　欒子赤　弈晉陰
隱元年鄭地楚司馬起豐
伯克段　析與狄戎以臨太叔完上雒左聚繕甲師軍于乏具卒旄和石乘將襲師軍于鄭夫人倉野使將啟之謂陰地公聞其之命大期曰可夫曰晉矣命子楚有盟封師車善惡同二百乘之不然以伐京將通于莊二十八少習以莊二十八聽命趙孟曰晉年荊伐鄭國未盈

及終終不三月不能出河則我既濟水矣乃伐河內

哀元年吳
師在陳　楚大夫皆懼于西曰二三子恤不相睦無患吳矣昔闔廬食不二味居不重席

死乎且陽虎御先人有夷德輕季桓子奪人之公敝處心後人不忍久公敝處心後人詩曰少待父御孟有待其之　懿子將衰盍及宵軍齊其勞且師齊師未定也乘戎乎君其備之九月丁卯晉荀吳師師涉自棘津使祭史先用牲于雒陛于師從之庚午遂滅陸渾

與三塗萇弘曰容容猛非祭也

昭十八年
鄒入鄭

鄭人藉稻鄉人襲鄙鄙人將閉門鄉人羊羅攝其首焉遂入之盡俘以歸

昭二十二年薳啟
六月荀吳略東陽使師僞糴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

國不可得也我請昆弟仕焉乃仕焉得仕春伐邢禮也二禮從國子巡城掖以赴外殺之正月丙午滅邢

僖二十五年秦襄公卒

都

楚鬬克屈禦寇

定是吳從楚師

及清發夫槪王曰困獸猶鬬況人乎若知不免而致死必敗我若使先濟者知免後者慕之蔑有鬬心矣半濟而後可擊也從之又敗之

哀十四年

陳恒弒簡公

孔子三日齊而請伐齊公曰魯爲齊弱久矣子之伐之將若之何對曰陳恒弒其君民之不與者半以魯之衆加齊之半可克也

于元以安能惡車六百於楚必乘伐鄭速與之入自純遂執戎門及逵欒子與市諸侯其五大援鄭楚夫以畀師夜遁楚師于鄭人將三戶舞桐邱謀告曰楚幕有烏乃止

僖二十五年衛燬弒

衛人將伐邢禮至曰不得其守

鼓滅之

昭二十四年舟師之役

楚子爲舟師以略吳疆越大夫胥犴勞王于豫章之汭王及園陽而還吳人踵楚而邊人不備遂滅巢及鍾離

昭二三年

以甘息之師戍商密秦人過析隈入而係輿人以圍商密旨而傅焉宵坎血加書僞與子儀子邊盟者商密人懼曰秦取析矣戍人反矣乃降秦師

哀二年吳遷蔡

吳洩庸如蔡而遂納師師畢入衆知之蔡侯告大夫殺公子駟以說吳而遷墓冬蔡遷于州來

哀四年楚

楚人將謀北方

楚弒靈王

觀從以蔡公之命召子干子晳及郊而告之情强與之盟入襲蔡蔡公將食見之而逃觀從使子干食坎用牲加書而速行已徇於蔡曰蔡公召二子將納之

致蔡於負函致方城之外於緡關曰吳將泝江入郢將奔命焉爲一告之期襲梁及霍圍蠻氏潰

與之盟而遣之矣將師而從之衆奉蔡公帥陳蔡不羹許葉之師以入楚

哀十六年

白公亂楚太子建適鄭又適晉與晉人謀襲鄭乃求復焉鄭人復之如初晉人使諜于子木請行而期焉子木暴虐于其私邑邑人訴之鄭人省之得晉諜焉遂殺子木

吳縣吳大衡校
吳縣汪家鰲

春秋左傳引據詩書易三經表敘

昔孔子假年學易於子貢許其可與言詩明他弟子不能與也太史公謂孟子長于詩書而孟子曰說詩者不以文害辭不以辭害志以意逆志是爲得之又曰吾于武城取二三策孔孟之訓人讀書如此益聖賢以經垂教凡學者脩己治人之術胥于此焉在夫豈拘牽文義膠泥詁訓同固哉叟之見哉自漢儒各守師說專門名家于是有同一經而黨枯護朽此是彼非蘄說經而經愈晦余觀左氏所載賦詩凡二十五引書據義二十二言易十有七善哉乎鄭夾漈之言之也曰吾于敬仲之筮得互體之說焉于畢萬之筮得變卦之說焉於穆姜之筮得動以靜爲主之說焉于南蒯之筮得不占險之說焉于秦伯之筮

得繫辭之異于今文者之說焉豈惟易哉凡詩與書靡不然也
洪範沈潛剛克高明柔克而傳謂之商書明箕子有不臣周之
義巧言之卒章怒孫文子識河流變遷之始于褰裳蔓草有女
同車與擇兮贈答韓宣子知毛鄭之說之有所自而朱子概斥
爲淫奔有未安嗚呼當時經學昌明君卿大夫澤躬爾雅謹守
矩矱一舉動必有占一酬答必有賦故賦吉日而具田備賦匏
有苦葉而具舟而歌相鼠而不知誦蓼蕭而弗答卽知其有敗
亡之禍微特士大夫也穆姜以一淫婦人而占易而知筮史之
非賦詩而拜大夫之辱豈非先王詩書象數之教浸漬于人心
者久故通行于天下而無閒哉後世遭秦滅學漢儒掇拾于煨
燼之餘或經口授故有南北之說經各異于是詩有齊魯韓毛
書有古今文易有連山歸藏周易而春秋之經學亡矣輯左氏
引據詩書易三經表第四十七

春秋大事表冊七　左傳引據詩書易經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易

莊二十二年　閔元年晉滅　閔二年成季僖十五年晉又戰韓傳

陳敬仲奔齊　耿滅霍滅魏　以僖公適邾秦戰韓傳

傳　傳　傳

敬仲之少也周史有以周易見陳侯者陳侯使筮之遇觀之否曰是謂觀國之光利用賓于王此其代陳乎不在此其在異國非此其身在其子孫光遠而自他有耀者也坤土也巽風也乾天也風為天于

畢萬筮仕于晉遇屯成季之生桓公使筮之遇大有之乾曰同復于父敬如君所

初晉獻公筮嫁伯姬于秦遇歸妹之睽史蘇占之曰不吉其繇曰士刲羊亦無血也女承筐亦無貺也西鄰責言不可償也歸妹之睽猶無相也震為火為兵為甲胄為戈為大塗為長子坎為隱伏為矯為弧為多眚為曳為輿為多白眼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為月為盜為弓輪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為多白眼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為月為盜為弓輪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為曳為多白眼為加憂為心病為耳痛為血卦為赤為月為盜為弓輪為美脊為亟心為下首為薄蹄

襄二十五年　襄二十八年　昭元年晉侯　昭四年叔孫　昭七年衛立

齊崔杼娶棠　諸侯如楚傳　有疾傳　豹卒傳　靈公傳

姜傳

筮之遇困之大過示易有之否復之頤曰近女室疾如蠱趙孟謙以示卜楚邱曰是謂蠱對曰在周將行而歸為子祀以孔成子以周易筮之陳文子文子曰夫從風風隕妻不可娶也乎欲復其願而棄其易孔成子以周易筮之謂曰何謂蠱對曰惑男風落山謂讒人入其門曰牛卒曰元尚享衛國禹屯且律竭也盈而以竭天且不整所以凶也不行之謂蹇

且往見其妻凶困于石往不濟也據于蒺藜所恃傷也入于其宮不見其妻凶無所歸也

利也貞事之幹也有四德者隨而无咎我皆無之豈隨孔哉必死于此弗得出矣

子太叔歸復命告子產子產曰楚子將死矣周使醫和視之曰是謂蠱非鬼非食惑以女疾蠱之慆慆不祥在心腹膏肓之間其可若何

展喜楚子將死矣周使醫和視之曰是謂蠱非鬼非食惑以女疾蠱之慆慆不祥在心腹膏肓之間其可若何

秦伯穆子之生也莊叔以衛襄公嫡夫婦姑生孟縶及秦堅孟縶足不良

昭十二年南哀九年宋公

占易共十七

蒯聵季氏傳伐鄭傳

南蒯枚筮之遇坤之晉趙鞅卜救鄭陽虎比曰黃裳元吉以爲以周易筮之遇泰之大吉也示子服惠伯需曰宋方吉不可與曰卽欲有事何如惠也微子啟帝乙之元伯曰忠信之事則可子也宋鄭甥舅也祉不然必敗易不可以祿也若帝乙之元子占險將何事也且可歸妹而有吉祿我安飾乎中美能黃上美得吉焉乃止爲元下美則裳參成可筮猶有闕也筮雖吉未也

凌冀不廣故曰其爲子其建之子後乎吉子亟卿也抑少不終

詩

僖二十三年文四年衛甯文七年晉先文十三年鄭成九年季文

晉公子重耳如秦傳　蔑奔秦傳　伯會公棐傳　子致女傳

適諸國傳

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公子降拜稽首公降拜饗之于是乎賦湛一級而辭焉衰曰君賜重耳重耳敢不拜

公與之宴爲賦湛露及形弓不辭又不荅也荅之以肆夏為賦採菽三章文弗聽公子賦河水公賦六月趙衰曰重耳拜賜昔諸侯朝正于王王公子降拜稽首公降宴饗之于是乎賦湛一級而辭焉衰曰君賜重耳重耳敢不拜

鄭伯與公宴于棐子家子如宋致女復命公皇之賦韓奕之寘者未免于此文子五章穆姜再拜曰大賦四月子家賦載馳之四章文子賦采薇及嗣君施及亡人之四章鄭伯拜公荅先君猶自望也賦綠衣之卒章而入

襄四年穆叔　襄八年范宣　襄十四年會　襄十四年伐　襄十四年衛

如晉傳　子來聘傳　子向傳　秦傳　侯出奔傳

晉侯享之金奏肆夏公享之宣子賦摽有梅之三不拜工歌文王悔季武子曰誰敢哉吾之三又不拜歌鹿鳴肆享享君在君宣子使即事于會退而具舟

叔向見叔孫穆子穆子趨入使公飲之酒章太師辭師曹請肄焉之以怒孫子揃帽

襄十六年穆襄十九年穆襄二十年季襄二十六年

叔聘晉傳　武子如晉拜　叔會柯傳　武子如宋報　齊侯鄭伯如

穆叔如晉聘且言齊故見中行獻子賦圻父獻子曰偪知罪矣見范宣子賦鴻鴈之黍苗季武子興再拜卒章宣子曰匄在此矜矜焉無以及此

穆叔見叔向賦載馳之四章叔向曰肹敢不承命

師傳　晉侯享之范宣子賦摽有梅之三不拜工歌文王悔季武子興再拜卒章宣子賦鴻鴈之黍苗季武子興再拜卒章宣子賦鴻鴈之黍苗季武子興再拜卒章宣子賦鴻鴈之黍苗

以惡終美事何爲與賦武亦以諷七子之後于楚國也宜哉　之通茅鴟亦不知慶封食不敬爲賦相鼠亦不知也

昭元年會于夏四月鄭伯

一曰善哉民之主也伯有賦鶉之賁賁趙孟曰林弟之言不踰閾況在野乎子西賦黍苗之四章趙孟曰夏吾在武何能焉子產賦隰桑趙孟曰武請受其卒章子太叔賦野有蔓草趙孟曰吾子之惠也印段賦蝃蝀趙孟曰善哉保家之主也吾有望矣公孫段賦桑扈趙孟曰匪交匪敖福將焉往子羽賦鄭之羔裘趙孟曰美哉溱洧之洋洋可以樂飢子展賦蓼蕭趙孟曰厚哉其後亡者也

昭二年韓宣

昭三年鄭伯

昭十二年宋

昭十六年鄭

昭十七年小

昭二十五年

賦傳

令尹享趙孟賦大明之首章趙孟賦小宛之二章事畢趙孟謂叔向曰令尹自以爲入于鄭鄭伯兼享之王矣何如對曰其可哉雖可不終

晉魯曹之大子來聘傳　如楚傳　華定來聘傳　夫傳

公享之季武子賦綿之卒章韓子賦角弓享子產乃具田備王又不荅賦昭子曰必亡

趙孟叔孫豹曹大夫武子拜曰敢拜子之以田江南之夢

趙孟賦瓠葉子皮遂奔戒穆叔且告之穆叔既享宣子季氏有嘉曰趙孟欲一獻子皮辭焉宣子譽之武子曰宿敢不封殖此樹之所欲也又何不敢以禮終乃宴穆叔賦鵲巢宣子曰起不堪也巢趙孟曰武不堪也又賦采蘩曰小國爲儀侯享之北宮文子賦淇澳宣子賦木瓜其何貴非命子皮賦野有死麕之卒章趙孟賦常棣且曰吾兄弟比以安尨也可使無戾

六卿餞韓宣 邾子來朝傳 叔孫婼聘宋 子傳

公與之燕季平子賦采菽穆公賦菁菁者莪昭子曰不有以國宋公享昭子賦新宮昭子賦車轄

宣子曰請皆賦起亦以知鄭志子羽賦野有蔓草宣子曰孺子善哉吾有望矣子產賦鄭之羔裘宣子曰起不堪也子太叔賦褰裳宣子曰起在此敢勤子至于他人乎子太叔拜子游賦風雨子旗賦有女同車子柳賦蓼蕭宣子喜曰鄭其庶乎賦不出鄭志皆獻馬而賦我將子產拜使五卿皆拜

賦詩共二十八

隱六年鄭伯莊八年邾降僖五年晉假僖二十三年僖二十四年

侵陳傳 齊師傳 道伐虢傳 晉懷公殺狐鄭殺子臧傳

商書曰惡之易也如火之燎于原不可鄉邇況其猶可撲滅

實親惟德是依故周書曰皇天無親惟德小傷曰周書有之乃是依又曰黍稷非馨大明服已則不明而臧之服不稱也夫夏明德惟馨又曰民不祀人以逞不亦難乎書曰地平天成稱也易物惟德緊物

杜註逸書

僖二十七年文五年晉陽文七年晉郤宣六年赤狄宣十五年晉

晉侯作三軍處父聘衛傳缺謂趙宣子伐晉傳 侯賞中行桓子傳

晉侯欲伐之中行桓子曰使疾其民以盈

反過衛衛從之及溫而還其妻問之嬴謀元帥趙哀曰郤穀可也周書曰沈潛郤缺言子趙宣子曰其實脅可嬉也周書曰沈潛剛克高明柔克夫子曰衛不恤故取其地曰殪戎殷此類之謂可臣哉聞其言矣說禮樂而敦詩書夏書曰戒之用休董今已睦矣可以歸之也周書所謂庸庸祇祇壹之其不沒乎夏書曰賦納以言明試以

者謂此物也夫

功君其試之

之用威勸之以九歌
勿使寰盍使睦者歌
喜乎

成二年申公成十六年晉寰十三年晉寰二十一年

巫臣諫納夏楚戰鄢陵傳鄧至獻楚捷侯蒐于綿上邾庶其以漆

姬傳

范文子立于戎馬之前曰君幼諸臣不佞

楚莊王欲納夏姬申何以及此君其戒之單子語諸大夫曰溫季其亡乎位于七人

公巫臣曰君召諸侯周書曰惟命不于常季其亡乎位于下而求掩其上怨孰甚焉

以討罪也今納夏姬有德之謂

之下而求掩其上怨孰甚焉法弗敢違也可明徵也而後可以

貪其色也貪色爲淫

之所紹亂之本也夏書曰一人有慶兆民恃之其寧惟永其是

淫爲大罰周書曰明

書曰怨豈在明不見賴之其寧惟永其是在茲允出茲在茲明言茲

德愼罰文王所以造

是圖

在茲釋茲在茲謂言茲

周也若興諸侯以取

之謂乎

帝念功將謂由己壹

大罰非愼之也君其

也

圖之

襄二十三年襄二十六年襄三十一年襄三十一年昭十四年叔

臧紇奔邾傳

臧聲子復楚公作楚宮傳

衞北宮文子

向斷獄傳

仲尼曰有臧武仲之知而不容于魯國抑有由也作不順而施不恕也夏書曰念茲在茲順事恕施也

穆叔曰太誓云民之所欲天必從之君欲楚也夫故作其宮若不復適楚必死是宮也

周書數文王之德曰大國畏其力小國懷其德言畏而愛之也

晉荀偃士匄帥師伐齊傳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義於是諫曰越在遠矣其不失國也宜

晉荀偃士匄請伐齊公子牙謀弒其君慶封殺之而盟國人

哀六年楚子哀十一年吳

軫卒傳

將伐齊傳

孔子曰楚昭王知大義於是諫曰越在遠矣其不失國也宜

哀公患三桓以周公廟近而逼公作清廟傳

我心腹之疾也不如

哀公欲以越伐三桓以公叔文子薦大夫僚安可使治賦

哀二年晉趙鞅帥師伐鄭傳

哀公與邾子盟于拔

哀十三年吳

哀公與吳王夫差會于黃池傳

哀公與吳王夫差會于黃池傳

哀公與吳王夫差會于黃池傳

今失其行亂其紀綱之有也盤庚之誥曰乃滅而亡又曰允出茲在茲顧越不共則劓茲在茲由已率常可珍無遺有無俾易種于茲邑矣

引書據義共二十二

左氏引經不及周官儀禮論

余年十八歲執經高先生門合讀周禮二十一先府君見背從先生而漸及通經當時深信篤好見有人授喪服及士喪禮三篇已而漸及五十以後輯春秋大事表凡十四年而卒業乃始恍然有疑非特周禮為漢儒傅會即儀禮亦未敢信為周公之本文也何則周禮六官所掌凡朝覲宗遇會同聘享燕食其期會之疏數幣賜之輕重牢醴之薄厚各準五等之爵為之級而適子誓于天子則下其君之禮一等未誓則以皮帛繼子男而儀禮有燕禮以享四方之賓客聘禮以親邦國之諸侯公食大夫禮以食小聘之大夫而覲為諸侯秋見天子之禮其米禾薪芻有定數牢鼎几筵籩豆脯醢有常等靡不釐然具載是宜天下諸侯卿大夫帥以從事若今會典之罔敢踰尺寸而春秋二百四十年若子產之爭承子服景伯之卻百牢未聞據周禮大行人之職以折服強敵也甯俞之不拜彤弓及湛露叔孫穆子之不拜四牡及文王未聞述儀禮燕食之禮以固辭好惠也郤至聘楚而金奏作于下宋享晉侯以桑林之舞皆踰越制度雖恐懼失席而不聞據周公之典以折之他如鄭成公如宋宋公問禮于皇武子楚子干奔晉晉叔向使與秦公子同食皆百人之饔而楚靈大會諸侯問禮於左師與子產左師

獻公合諸侯之禮六子產獻伯子男會公之禮六皆不言其所
考據各以當時大小彊弱爲之等是皆春秋博學多聞之士而
於周公所制會盟聘享之禮若目未之見耳未之聞是獨何與
若周公東之高閣未嘗班行列國則當日無爲制此禮若既行
之列國矣而周公之子孫先未有稱述之者豈果弁髦王制不
遵法守歟不應舉世盡憒然若此且孔子嘗言吾學周禮矣而
孔子一生所稱引無及今周官一字者孟子言班爵祿之制與
周官互異家語言孺悲曾學士喪禮於孔子而其詳不可得聞
夫書爲孔孟所未嘗道詩書三傳所未經見而忽然出于漢武
帝之世其爲漢之儒者掇拾綴緝無疑雖其宏綱鉅典未嘗不
稍存一二而必過信之爲周公所作則過矣余從事經學五十
年始而信中而疑後乃確見爲非眞傳有之疑事無質直而勿
有詩以質當世好古之君子後日論定者亦將有取于余言也
乾隆十三年二月中浣五日復初氏識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二十九終

元和管禮昌
吳縣汪家鰲校

春秋左傳杜註正譌表敘

昔杜元凱作春秋釋例世人未之重獨孝廣賞之曰左邱明本爲春秋作傳而左傳遂自孤行釋例本爲傳設而所發明何但左氏當亦孤行至今百世遂爲定論然愚嘗受其書而反覆之杜氏之最精且博者莫如作長歷以正春秋之失閏作土地名以攷列國之地理其學誠絕出古今至其解釋經傳不無齟齬而其最大者尤在昭十五年周景王葬穆后傳註曰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復于隱元年宰咺歸賵昭十二年子產辭享禮二傳疏通而證明之杜氏釋經既誤遂以此斷據朝廷大典爲一代定制後世謂杜氏短喪其詳具見晉志考晉泰始十年武元楊皇后崩既葬博士張涛議皇太子宜從權制除喪郎吉陳

達議以爲宜終服三年有詔更詳議時預爲尚書建議以爲曰
者天子諸侯三年之喪始同齊斬既葬除喪服諒闇以居心喪
終制不與士庶同禮皇太子宜卒哭除衰麻以諒闇終制盧欽
魏舒問預證據所依預云周公不言高宗服喪三年而曰諒闇
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叔向不譏景王除喪而譏其晏樂已
早明既葬應除而違諒闇之制也春秋晉侯亨諸侯子產相鄭
伯時簡公未葬請免喪以聽命君子謂之得禮宰咺來歸惠公
仲子之賵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皆既葬除喪服諒闇之證學者
未之思耳喪服諸侯爲天子亦斬衰豈可謂終服三年耶非必
不能乃事勢不得故知聖人不虛設不行之制因遂具議爲奏
奏上詔從其議皇太子卒哭除衰麻時預議初出內外多怪之
或謂其違禮以合時預乃使博士殷暢博採典籍爲之證據以
垂示將來嗚呼元凱歷事至久讀書至深親見當世行三年喪
者多飲酒食肉宴樂嫁娶不循軌則況以天子之喪勸令天下
士庶皆從重服勢必小人皆違法犯禁君子皆循名失實以爲
制不稱情讀春秋而見當日諸侯之例皆既葬成君列于會盟
不知此自當時之失禮非先王本制也欲執此爲定制令上下
可通行爲短喪者立赤幟論者謂其得罪名教豈過論或嗚呼
元凱釋春秋而至倡爲短喪歐陽永叔援儀禮而至倡爲兩本
二父經術之誤害于政事于古同病不可不戒也謹條列其註
左數條與其當日所建白列諸簡端令後世考古者知別擇焉

輯春秋左傳杜註正譌表第四十八

皇清經解續編卷一百三十　南菁書院

春秋大事表冊八左傳杜註正譌　無錫顧棟高復初著

隱元年秋七僖三十三年宣十年冬齊襄九年八月襄十六年葬月宰咺歸賵葬僖公傳凡侯使國佐來癸未葬我小晉悼公傳乎傳弔生不及君薨卒哀而聘君穆姜冬十公即位改服哀

祔祔而作主杜註諸侯以特祀于主君故稱君命戲晉侯以公沃晉侯與諸上既葬則哀杜註既葬反使宴問公年曰侯宴于溫麻除無哭位虞則免喪故可以冠矣大杜註既葬改諒闇終喪　云卒哭言凡夫盍爲冠具喪服脩官選

孔氏正義曰既葬除喪惟杜有此說正以　胡氏曰雖葬先君尚爲嗣子盍未踰年未成君也杜氏謂既葬成君失之矣　邑氏東萊曰成君在踰年而不繫乎葬也　成

君者謂諸侯季武子對曰賢能禮諸侯

春秋之例皆既葬成君明葬是人君之大節也晉書杜預傳云

以上不通于卿大夫

正義曰大夫士自初死至于卒哭晝夜哭既連又未踰年而遭太子亦應除否詔尚無時謂之卒哭者卒使書曰齊侯葬其君之喪始服齊斬既葬除此除喪全不復哭也是即其既葬免喪之制不與士庶同禮問間一日是卒哭在葬錯預證據所依預曰春秋晉侯享諸侯子產之內故杜每云既葬相鄭伯時簡公未葬卒哭衰麻除此言處請免喪以聽命君子則免喪者謂七虞皆既葬除服諒闇之謂之得禮宰咺歸賵畢乃免喪免喪後日傳曰弔生不及哀此為卒哭也

文公已葬而子惡猶以子稱卒

高氏閎曰諸侯未踰年稱子葵卯之會宋公稱宋子惠公之葬以金石之樂然後烝嘗于廟之以先君廟今晉踰月而烝祭與諸侯宴且使諸大夫舞責高厚之歌詩不類晉之君臣

君冠必以祼五月而葬既享之禮行之葬卒哭作主

案冠是嘉禮之大者而穆姜為襄公適祖

既葬除喪服杜說已為非禮此則踰月而葬既葬則改服而烝祭與諸侯宴且使

備冠于成公之廟

案既葬除喪服杜說已為非禮此則踰月而葬既葬則改服而烝祭與諸侯宴且使

及兄弟之國有溴梁之會而假備焉及故速葬

曰周景王有后世子之喪既葬除喪而宴樂叔向譏之曰三年之喪雖貴遂服禮也王雖不遂宴樂以早稱高宗不言喪服三年而云亮陰三年此釋服心喪之文也譏景王不譏其除喪而譏其宴樂早則是既葬應除而遭亮陰之節也由此言之天子居喪齊斬之制非杖絰帶既葬而除亮陰終制不復寢苫枕塊以荒大政盡天子之位至尊萬幾之政至大羣臣之眾至廣不得同之于凡人故大行既葬祔祭于廟則除之已不除則羣臣莫敢除故屈己以除

每當服承重三年今于是無人心矣而孔氏於昭十五年傳云可舉行冠禮此宴樂皆無譏此尤悖義傷更甚此當曰諸侯失教之大者

禮之大者而孔氏于昭十五年傳以為傳皆無譏此逢迎杜註乏矣而尤害理也

亮陰終制此定禮也
議奏詔從之

昭十二年晉昭十五年景　附　尚書說命　附　論語子張

侯享諸侯子王葬穆后傳王宅憂亮陰曰書云高宗

彥相鄭伯請十二月晉荀三祀　諒陰三年不

免喪而後聽躁如周送葬孔傳陰默也言何謂也子

命六月葬鄭既葬除喪以居憂信默三曰何必高宗

簡公　文伯宴私向年不言　古之人皆然

杜註子彥辭曰三年之喪正義曰陰者幽闇之義故爲默不言信謂君薨百官總

享爲簡公未雖貴遂服禮信任家宰也案杜議已以聽於冢

葬故明既葬也　引尚書傳云亮信也　陰默也君聽于家宰　宰三年

則爲免喪　杜註天子諸　信默而不言鄭玄以諒闇爲凶遭孔安國　何註孔曰三

及杜預俱不用

正義曰僖九年宋桓公卒未葬襄公會諸侯故曰子是先君未葬有從會之禮也鄭伯于趕以固事晉故父雖未葬朝晉嗣君不得已而行于情可許諸侯相享享必有樂未葬不可以從吉故辭享爲得禮

侯除喪當在　年喪畢然後

卒哭今王既　王自聽政

葬而除故譏

其不遂

正義曰傳稱既葬除喪譏王不遂其服知天子諸侯除喪當在卒哭也此言除喪當在卒哭而上下杜註多云既葬除喪者以葬日卽虞虞卽卒哭卒哭與葬共在一月故多舉葬約略言之以葬是大禮書于經故也

又曰王一動

案邢氏疏論語亦引杜氏之說謂既葬除服心喪三年用爲證據杜氏作俑之罪不小

而失二禮

杜註謂既不遂服又設宴樂

正義曰以喪服將終早除猶可宴樂必不可也襄十六年葬晉悼公平公即位與諸侯宴于溫襄九年八月葬我小君穆姜其年十二月晉侯以公宴于河上傳皆無譏則卒哭之後得宴樂

已上係杜氏論禮之誤其說具見敘中孔氏云既葬除喪唯杜有此說則孔氏已心非之矣

桓十五年邾桓十六年傳莊三十二年宣八年楚人成九年城中

人牟人葛人

衛宣公使伋城小穀

滅舒蓼

城

來朝

子如齊使盜

杜註今濟北

杜註舒蓼二

杜註魯邑在

杜註牟國今

待諸萃將殺

穀城縣後為國名

東海廩邱縣

泰山牟縣彙之

管仲采邑

孔氏正義曰二國名蓋轉寫誤當云一國

西南

纂以為今濟

杜註萃衛地

案左氏傳于齊桓城名案釋例土地名有江南通志曰晉書志舒鞏舒龔舒蓼舒庸舒東海郡無廩邱縣考後漢書志當作厚邱後漢書志作厚邱今為海州沭陽縣廩邱是齊邑左傳襄二十四年齊烏餘以廩邱舉晉杜註云今東郡廩邱縣故城是此誤也當是厚字譌作廩字而舊唐書志云沭陽漢廩邱縣是又因杜註而譌矣

南府東二十

陽平縣西北

里有牟城

有萃亭

案杜佑通典登州治蓬萊縣春秋時牟子國亦曰東牟郡在濟南府治東九百十五里或疑去魯太遠不應來朝然僖二十九之後此時未見有功亦兩國乎

成二年戰于

鞏傳師從齊

師于萃

年介葛盧來朝杜註云東夷國在城陽黔陬縣案今萊州府高密縣西有黔陬城去衛非也陽平西北有魯更遠介可來朝何獨于牟而疑之乎當齊必由之道輿地志亦云陽平之莘有二子爭死處今東昌府莘縣北有莘亭故城觀輦傳云及衛地下云師從齊師于莘本自直接則莘爲衛地傳文明白可見因中間有韓獻子將斬人數句文氣隔斷文以從齊師三字遂更損爲齊地此看傳文不精細之故也高江邨云莘原跨兩境齊衛皆得有之是時齊師自衛來至齊疆終是回護杜氏之說耳詳

杜註莘齊地之迹安得爲管仲城案本訥之言甚當杜案沭陽雨漢書及晉之孫氏復謂宜從彀註兩國正義謂轉寫書志俱云東海郡厚邱縣南齊志曰北東之誤是矣更引土地邱縣南齊志曰北東海郡厚邱縣西有黔陬城去衛非也陽平西北有名謂有舒鞏舒蓼海郡厚邱縣王後魏舒庸舒鳩以爲五名始置沭陽郡後周改爲沭陽縣以其地在沭水之陽也唐屬海更誤鞏舒猶言衆舒豈可謂之一國乎又云興文五年滅蓼同州至今不改興地志蓋蓼滅後更復故楚今厚邱廢縣在沭陽舒蓼自是兩國楚自志厚邱縣註云左傳穆王滅蓼而莊王嗣城中城杜預曰縣西興至此年僅隔二十南有中鄉城是魯中二年正當暴戾吞併城之爲厚邱厚邱之之時豈能復封樹小爲沭陽源委歷然而國得莊王更滅考桓杜註厚邱之譌爲廩十一年傳鄢與隨絞邱無疑矣東郡廩邱州蓼伐楚師杜註蓼縣在今山東曹州府國義陽棘陽縣東南范縣東南七十里係潮陽城在今河南南齊邑亦爲無嶺一云陽府唐縣南八十里中城有內城先儒及文五年傳楚滅蓼杜近日方望溪先生俱

見都邑表

襄三年傳楚昭五年傳吳子重取鳩茲敗楚于鵲岸至于衡山　杜註廬江舒城縣西北有鳩茲吳縣有鵲尾渚邑在丹陽蕪湖縣東南　高江村曰近志云今廬州府舒城縣西北昔陽秋八月取邑　杜註華氏所

襄三年傳楚昭五年傳吳昭十二年傳昭二十一年定十年公會子重取鳩茲敗楚于鵲岸晉荀吳僞會傳敗華氏于齊侯于夾谷至于衡山　杜註廬江舒城縣西北有鳩茲吳縣有鵲尾渚邑在丹陽蕪湖縣東南　高江村曰近志云今廬州府舒城縣西北昔陽秋八月取邑　杜註華氏所

註安豐蓼縣在今河南汝寧府固始縣東北此年楚人滅舒蓼城因楚伐莒莒潰以杜無註高氏地名攷無備故僅而城之謂今江南廬州府廬邑紀部邑在海州贛江縣西故舒城本爲榆縣而魯亦城邑在三國地亦遼遠若以海州沭陽縣一邑本爲鄫文五年所滅之鄰近楚伐莒事又在蓼杜明註在安豐與本年情事相當有之吳越地懸隔如何下文云盟吳越而還乎杜誤孔更誤　從此說應亟存之又案先儒云魯城中又案南畿志云祝其故城在今江南海州贛榆縣西五里即春秋時夾谷漢爲縣宋省

湖縣東衡山有鵲亭卽杜預所云也然蔿射自夏汭出遵陂疆別從江道交戰不應在楚之內地

在吳興烏程縣南

杜佑曰南陵大江中有鵲尾洲卽古鵲岸

案杜註衡山甚謬鳩茲城在今江南太平府蕪湖縣東三十里大江中有鵲尾洲又烏程爲今浙江湖州府附郭時吳都尚在無錫從無錫至湖州江故江曰鵲江岸曰尚三四百里楚兵不應反過吳都也當塗縣東北六十里有橫山橫與衡古通用俱在太平府此說得之

壬午滅肥

杜註鮮虞在

昌陽縣西有肥

累城

案下文云翟僂新居考兩漢書及晉書志于新里既戰說甲于俱有祝其縣宋南齊公而歸華姓居于公志則云祝其利城二里亦如之意亦城內縣寄治于京非本縣里名如子產居東里矣鄭榆北至曲阜魯之類耳且前云華氏都有三百餘里而齊居盧門以南里叛宋更在魯北齊強魯弱城舊壞及桑林之門豈能屈駕至魯之南以守則已與宋分國境而與會魯又何苦而居安所事邑大敗越其國都而會齊于之後仍圍南里明年國之南鄙耶舊說以始從南里出奔楚是濟南府淄川縣西南華氏始終不離宋城三十里有夾山上有內未嘗更有新邑也夾谷臺爲齊魯會盟處猶以兩君相會不應去齊若此之遠而以泰安府萊蕪縣有夾谷峪名勝志以爲萊兵劫魯侯處庶幾近之若海州贛榆則斷無是也齊魯以泰山爲

在晉東爲會齊師萬自晉而東行假道鮮虞遂入昔陽則昔陽在鮮虞之東明矣樂平沾縣在中山新市西南五十餘里何當假道于東北之鮮虞而反入西南之昔陽也既入昔陽而別言滅肥則肥與昔陽不得爲一安得以昔陽爲肥國之都昔陽既是肥都何以復言鉅鹿下曲陽有肥累城謂肥名取于彼乎肥爲小國境必不遠豈肥名取于鉅鹿之城而建都于樂平之縣也二十二年傳云荀吳使師僞糧者負甲以息于昔陽之門外遂襲鼓滅之則昔陽之門外遂

界史記明云昔陽則魯其陰則齊豈有越今山東兗州沂州二府而遠會于江南之海州于勢則不便于情爲非宜此蒞與楚子重克鳩茲至于衡山謂衡山在烏程縣南同一誤也

已上係杜氏地里之誤

桓十六年冬莊二十五年僖五年春晉僖十年春王僖十五年十

城向　六月辛未朔侯殺其世子正月晉里克有一月壬戌

杜註傳曰書日有食之鼓申生傳四年殺其君卓傳晉侯及秦伯

時也而下有用牲于社傳十二月戊申九年十一月戰于韓獲晉

十一月舊說曰非常也　繒于新城　里克殺公子侯傳九月壬

爲鼓都信矣既云鼓都何以復云肥都是說也孔穎達嘗反覆辨之意在回護杜氏輾轉之離至末後之說仍依然折而入于劉炫杜見滅肥之文繫于大昔陽之下遂疑昔陽爲肥都而不復計其乖于滅鼓之傳今案前後漢志及水經注所稱皆同劉說當從之

案高氏此條極爲精細肥國都當以杜註鉅鹿下曲陽爲是樂平沾縣之說非也劉炫云肥鼓並在鉅鹿鼓都在眞定府晉州州治卽隋鼓城縣開皇十八年以昔陽縣改置足知昔陽爲鼓都非肥都也肥都在眞定府藁城縣西南七里魏收志藁城有肥累卽杜註鉅鹿下曲陽北之肥累城也沾縣之昔陽乃在今山西平定州樂平縣東五十里俗呼夕陽城相去絕遠非也

因謂傳誤不杜註非常鼓杜註書春從卓于朝
知此城向亦之月長歷推告　杜註弒卓在杜註經書十
俱是十一月之辛未實七　案經書春不書月數蓋春二月也晉用夏
之事但本事月朔置閏失　正晉之十二月爲周之春二月晉以十二
異冬隨本而所故致月錯　月告魯史自用周正也改書春耳杜謂以晉
書之耳又推　正義曰經雖書六月入赴告之日書之非案晉之十一月爲周戊爲九月十三日經實非六月故云非常也
校此年閏在　之春正月是夏正周之壬戌爲十一月十
鼓之月長歷推此年　正悞差兩月之明驗四日恐相亂故顯言
六月水星可　閏失所誤使七月爲　傳從晉史而經自用之无非也豈有九月
在十一月而　六月也　案傳云非常者以六月爲夏正四月是正　魯之簡牘爾正義從
正　陽之月不比隨常之月日食故須伐鼓用　戰而以十一月赴者
牲以救之是特發例　杜謂晉赴以今年弒乎
屬之十一月但十一　書非也
月水星晉猶未正故　非六月誤矣下文秋
復推校歷數此年閏　大水鼓用牲于社于
在六月節氣須早一　門亦非常也亦之爲
月而正十一月可以　言豈亦非常月乎
興土功書時非傳誤
也
案經書冬而下有十
一月是夏正八月正
是不時書之以示譏
也若以爲時則常事
不書矣恒公猶弒之
君衆動妄作固所應
有何必曲爲解釋今
斷云傳誤

已上係杜氏時日之誤

殺大夫書名

僖七年鄭殺僖十年晉殺僖十一年晉僖三十年衛殺文九年晉人
其大夫申侯其大夫里克殺其大夫卓殺其大夫元殺其大夫先

杜註申侯專杜註奚齊先鄭父恒都
利而不厭故君所命卓子杜註以私怨杜註恒見殺
稱名又以在國嗣謀亂國故書稱名者訟君討故書名
而里克累弒位未為無道名
二君故稱名求直又先歸
以罪之立公子瑕故
案杜此解尤謬倘若罪之
君無道弒君之賊將
稱字以褒之乎

文十年楚殺宣九年陳殺宣十三年晉宣十四年衛成八年晉殺
其大夫宜申其大夫洩治殺其大夫先殺其大夫孔其大夫趙同

杜註謀弒君杜註洩治直彀
故書名諫於淫亂之杜註書名以
朝以取死故罪討盟于大國罪
不為春秋所屏咎之徒也
貴而書名明本不以德
義自居宜其
見討故從告
辭而稱名

達趙括
杜註傳曰原
正義曰情色之惑君
不能得之于臣父不
能得之于子洩治進
無匡濟退策退不能
危行言孫忘遽氏可
卷之德死而無益故
經同罪賤之文
案此段杜孔之論有
傷名教責洩治不能
早諫則可至謂其直
諫取死不為春秋所
貴是以緘默苟容者

案杜此解尤牽強同括為莊姬所譖而死無以為之辭乃根究必戰一事所謂欲加之罪何患無辭也拘牽之弊至于如此

為賢以指驅犯難者為不肖也孔氏謂其懷寵不去王氏經世有言必欲皆為子哀叔肹則亂世何賴有君子左傳假託孔子之言而正義復遠引家語謂孔子論此事洩冶不得同于此于是朝廷自一二宗族大臣外舉無一可諫者也豈不為世教之罪人哉

成十六年楚襄五年楚殺襄二十二年襄二十三年襄二十七年殺其大夫公其大夫公子楚殺其大夫陳殺其大夫衛殺其大夫子側　壬夫　公子追舒　慶虎及慶寅甯喜

杜註子反背杜註書名罪杜註書名罪杜註甯喜弒君剽立衎衎今雖不以弒剽致討于大義宜追討之故以國討為文而書名

盟無禮卒以其貪敗師故書名　寵近小人貪其專國叛君

而多馬為國所患

昭二年鄭殺昭五年楚殺昭八年陳人昭二十七年哀二年蔡殺其大夫公孫其大夫屈申　黑　杜註書名罪子過　郤宛　駟

杜註書名惡之　杜註與招其杜註無極楚杜註懷土而之　殺偃師書名之讒人宛所欺大國故罪

桓二年宋督莊十二年宋僖十年晉里
弒其君與夷萬弒其君捷克弒其君卓
及其大夫孔及其大夫仇及其大夫荀
父　牧　息
杜註孔父稱杜註仇牧係杜註荀息
名內不能治宋卿不警而無遠謀從　君　本

罪之　明知而信近而書名
小人以取敗
故書名
案杜此解尤無聊據傳郤宛何嘗親近費無極乎

其閨門外取遇盜故書名于昏故稱名
怨於民身死　家氏鉉翁曰大夫死案荀息從君于昏信君之難乃曰無善可有之然以爲稱名之
而禍及君故　褒可乎君前臣名自故則非也杜蓋與孔是書法應爾杜氏每父仇牧同一誤
貶之
以名字爲褒貶因書名而求其所以書名之故曲爲之說以貶其君子上不得字其之因書字而求其所臣子下所謂君前臣以書字之故曲爲之名禮之大節也如杜說以褒之其病最大之意乃當名君字大夫顯剝人倫乎

大夫出奔書名

襄二十一年襄二十三年襄二十四年襄二十八年襄三十年鄭
晉欒盈出奔臧孫紇出奔陳鍼宜咎出奔衛石惡出奔貁良霄出奔許
楚　邾　奔楚　晉　杜註嗜酒荒

杜註盈不能杜註書名者杜註慶氏之杜註甯喜書淫書名罪之防閑其母以阿順季氏廢黨書名惡之名惡之

取奔亡故書長立少以此

奔亡罪之

名

昭元年楚公昭六年宋華昭十二年公昭十五年蔡昭二十年宋

子比出奔晉合比出奔衛子慭出奔齊朝吳出奔鄭華亥向魋華

杜註書名罪杜註合比事杜註書名謀杜註朝吳不定出奔陳

之

君不以道自亂故

這讒人所以杜註與君爭

案是圍弒君而比出奔有何可罪孔氏逢迎杜意乃曰齊崔氏宋司城無罪則書民書官比無罪狀第出案合比為寺人柳所事變卒為強臣所逐謂其不這讒人是朝奔無可誅無可惡即譖而奔無辜之甚孔豈謀亂者哉苟使慭吳于死後更受一重

取奔亡書名

劉氏敞曰慭患季氏強公室弱與公謀去季氏此則季氏之仇案朝吳被無極之讒而舊之忠臣矣謀泄萬萬無可罪而杜乃迎杜意乃曰齊崔氏宋司城無罪則書民書官比無罪狀第出案合比為寺人柳所事變卒為強臣所逐謂其不這讒人是朝奔無可誅無可惡即譖而奔無辜之甚孔豈謀亂者哉苟使慭吳于死後更受一重

罪之

是罪比得無叫冤于地下乎

氏乃謂其請殺寺人無罪而奔遂書其字冤抑矣

柳求媚于太子而欲乎殺君之寵臣是宜罪此眞所謂羅織也

定四年楚囊定十年宋樂定十四年衛哀四年蔡公哀十一年陳

瓦出奔鄭

大心出奔曹趙陽出奔宋孫辰出奔吳轅頗出奔鄭

杜註書名惡

杜註書名罪杜註書名者杜註弒君賊杜註書名貪

之

其稱疾不適親富不親仁之黨故書名也

衛世叔齊出奔宋

晉

衛公孟彄出奔陳

宋公子地出奔陳

杜註書名與

杜註書名淫

杜註貪弄馬削瞞黨罪之

也

以距君命書

名罪之
宋公之弟辰
暨仲佗石彄
出奔陳
杜註辰忿而
將大臣出奔
仲佗石彄爲
辰所牽師俱
稱名罪之也

已上係杜氏稱名之誤殺大夫無不稱名之理而杜乃以
稱名爲貶至以洩冶之直諫而死與里克甯喜之弒逆同
科大夫奔無不稱名之理而杜以稱名爲貶至以公子慭
之爲國除惡與欒盈貣霄之叛臣同罪一字之誤玉石俱
焚其以稱字爲褒則如司馬華孫來盟謂其憂國舉職而
不知其爲公子鮑之私人也足知名字褒貶之例斷斷不
可通于春秋

莊十二年傳僖十五年秦又戰韓傳卜又戰韓傳大僖二十三年
遇太宰嚭于晉戰韓傳侯徒父筮之吉夫請以入公重耳適諸國
東宮之西又車敗詰之對涉河 曰獲晉侯以傳奉匜沃盥
殺之 曰乃大吉也 厚歸也既而既而揮之
杜註殺嚭不 杜註秦伯之 喪歸焉用之杜註揮湔也
書宋不以告軍涉河則晉 杜註若將晉

案督相宋公兩世爲國正卿共二十八年宋豈有不以告之理其告亦必先于牧自是仲尼削之也督係弒君逆賊得逭天討至晚年乃見殺幸矣案侯車當作侯車謂河雖魯史書之聖人當探侯之車如後世哨韓地乎杜解尤錯特削以明春秋之義騎相似蓋秦伯之偏徒氏于督無貶而反師耳卜徒父筮之而又以牝牧爲貶不亦誤偏師先敗秦伯以其乎

侯車敗也秦伯不解謂敗在已故詰之

侯入則夫人或艮殺

既而以濕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

法往往如此其實秦未嘗涉河也若說是秦伯之車涉河則秦在河與晉在河東疆界甚明韓爲今陝西同州府韓城縣既涉侯身上說入謂入廟也秦伯云獲晉侯當爲婦揮令遠去欲以喪歸焉用此左傳多如此用法且下文作揮水之揮謂以濕有必歸晉侯可證文手揮之使水湔汚其衣似公子此時已帶穆公在外夫人在宮情事相反

秦揮字只當作揮使遠去之揮懷嬴是故懷公之妻重耳初時未知秦匹沃盥猶言侍執巾櫛既而知其好好送歸若殺之將以避嫌故下文懷嬴怒曰卑我也玩既而厚爲之禮而歸之史二字是中間略停少頃與上沃盥是兩事竟持其弟喪歸歸字杜註即黏定上說解無有不協韵者詩長厚子謂此非長厚

三去之餘獲其雄狐

言不驗故詰之對曰此敗乃大吉也三敗之後必獲晉君一時問答神氣是如此乃正義曰如杜意則謂字乃有來歷若說晉侯之乘車三度敗義本易解若如杜說侯車敗秦伯得勝無壞緣要詰乃守亦轉不獲晉侯而去三去之後而則喪歸當屬夫人夫調戲之意正與當日穆公在外夫人在宮情事相反

去矣杜又牽强說秦案此解更謬去當作中伯不解疑敗在已故平聲讀與驅通驅與喪歸歸字無著落矣詰則秦伯不應瞶瞶狐俱入七虞韻凡占或疑秦伯未必如此至北軍中消息勝負辭無有不協韵者詩長厚子謂此非長厚

眇然何至錯認劉氏小雅鳥鼠攸去君子乃勢有所不得殺也炫亦說是秦伯車敗彼字去亦作平聲讀晉實强大殺之則晉謂侯者五等總名國也此三去如易正用之臣予致死于我秦君大號不應專屬之三驅相似凡田獵之鳥得不畏觀下文言晉又云韓戰之前秦禮皆用三驅此言秦其後必大姑樹德以晉未有交兵何得言車待能者秦穆之心事晉侯車有三敗孔氏兵前進必獲晉君也可知矣殺晉侯直一又駁正之曰秦是伯解作敗壞而去拙滯匹夫而有莫大之仇爵晉實是侯爵故知可笑

歸晉侯則外施不殺之恩而陰有得地之實秦早籌之熟矣故以厚歸之言實出本心并不待夫人之登臺履薪也、

是時韓在河東晉侯之車敗入秦境秦伯之車未嘗涉河

可笑若然則秦是伯爵應稱子車子又謂晉侯車三敗是車有敗壞非兵敗尤牽强車敗不過如鄭伯之車僕于濟一乘兩乘之類耳若說兵交兩軍相去尚遠晉車偶然顛躓秦何緣知即知亦何必著急而問查正字通侯與候

古人本通用尚書禹貢五百里侯服孔氏曰侯侯也斥侯而服事射義射之有侯所以侯中否明王拙也王制疏引元命包云侯者侯也侯王順逆故謂之諸侯如此則侯字不煩改讀已當作侯字解孔氏疏尚書禮記已有的訓何獨于此處不引作證反多此牽強之說乎

僖二十四年　僖二十八年　僖三十一年　文六年閏月　文十三年太

冬晉侯夷吾公子賈戍衛夏四月四卜不告月猶朝室屋壞

卒傳僖二十不卒成刺之郊不從乃免于廟

三年九月晉杜註內殺大牲猶三望　杜註文公闕

杜註晉文定用周禮三刺言杜註三望分不告朔意慢　正義曰天子之廟上爲重屋此是太廟當中之室其上之屋壞非太廟全壞也

位而後告惠之法示不枉山川皆郊祀廟則如勿朝

公之喪　濫也

望而祭之　故曰猶猶者　可止之辭

案二十四年當係二案此刺字直訓殺字正義曰公羊以爲祭十三年之誤晉之九卿雅釋詁刺殺也說泰山河海鄭玄以爲月爲周之冬十一月文云刺直傷也與周祭山川之名諸侯非傳因赴告從晉夏正禮三刺之義不同周而經自用周正耳經禮司刺之刺蓋取審察之義一刺曰訊羣臣傳所載時日本合杜察之義一刺曰訊羣吏三氏不解秋冬爲夏正臣耳刺曰訊萬民皆謂審周正之別文承四字刺曰訊萬民皆謂審天子闕其一故三望者公穀皆曰猶者可祀明堂位傳會爲武之論而不改遂謂文問之而已漢武帝聽書曰猶者言不當望以已也杜氏亦云可公定位而後告惠公刺史奉詔經卿亦取而望祭也如使魯望止之辭大失春秋之年此時尚未有何得之即位而先告先君殺也景慕云自鄭康成援以爲據乎當從公之喪世豈有不告已刺察事情之義不訓穀伯會鄭伯爲是見闕文表後

殺于是杜氏預以下案分野國中之說乃

皆引三刺之義以釋賈逵服虔鄭玄之舊此經胡氏傳亦用之說也杜氏襲用之其不知公子貝卒是無意以三望原舍禮特罪而杜殺公實畏晉廢郊天而脩小祀故又畏楚滅二子叢以譏不知成王賜魯重晉鼠兩大國之間其祭三望原與郊禘而事甚曖昧豈得昭然並錫魯僭由來久矣用三刺之法令臣吏視爲常事不悉書因萬民皆言合殺乃始事而書以志前之非殺之乎惟公羊傳云禮耳內諱殺大夫謂之刺家氏鉉翁曰殺無罪大夫春秋所深惡故不書殺而書刺益知其無罪而殺之幽閒之中其義爲得之矣

文十五年齊宣九年陳夏徵舒弑其君納公孫寧儀楚戰于郟傳軍之喪　平國　行父于陳　晉人或以廣　杜註罷中軍

杜註大夫喪杜註靈公惡杜註二子能隊不能進楚季孫稱左師還不書善魯不加于民故外託楚以求人慙之脫扃孟氏稱右師感子以赦父稱臣以弑報君之儷內少進馬還又叔孫氏則自崇仁孝之教結強援于國慙之拔旆投以叔孫爲軍故特錄赦喪故楚莊得平衡乃出歸以示義　名

案靈公朋淫殺諫無道已極而杜氏爲嚚之此爲例所拘強求其說而失之者也左傳于宣四年鄭公子歸生弑其君舍例曰凡弑君稱君君無道也其罪在不赦魯詠之可也稱臣臣有罪也其討絕之不爲之後亦可意謂稱國以弑者爲乃更歸生喪昊然若君無道明舍弑君者無是事者此魯政刑之名氏爲臣有罪已之失而三家所由強爲大謬不通杜又從而爲之說假令靈公案此因左氏有禮之也胡傳踵杜氏之謬

堯舜不聞以禹之興宥鯀之殛況文伯惠叔又未有大功可贖其父之過乎

昭七年暨齊平傳曰齊求之也杜註齊伐燕燕人賂之反從求平

君無異旨先儒謂其若訓作教字恐兩軍勿此其證也謂左右師楚必誘楚子以利相敵無教敵人出險二軍而外方有叔孫豹陳之謀二子實啟之理宜訓毒字爲近之軍名斷無是理方之使微申叔時之言情至正義謂脫稿拔望溪曰中軍既毀則陳不國矣如此陷君師皆是教人之語尤仍二軍矣高之戰季賈國之征皆謂其功不可通二句是敘晉氏爲左師孟叔爲右師則謂三桓各有一足補過而反責鴻治人事脫稿尚不能出險更拔師投衡乃得以責直惡正醜直獎亂崇好杜氏其不免出非楚人口中語也哉

劉氏敞曰杜氏之說與傳意錯傳所云齊求之者似指齊求與曾爲平也其下乃云癸巳齊侯次于虢燕人行成若齊已暨燕平無緣更進次虢燕乃行成也且齊侯伐燕燕人賂之則傳當云燕求之經當書暨燕平不當反云暨齊平也自昭公卽位以來未嘗與齊通好此年三月叔孫婼如齊莅盟此則齊與齊平之驗矣亦猶定十一年冬及鄭平叔還如鄭涖盟章灼不疑

已上係杜氏解經傳之誤

春秋無書字之法論

蘇老泉春秋論曰諸侯而或書其名大夫而或書其字胡文定因爲之說曰王朝大夫例稱字列國之命大夫例稱字諸侯之兄弟例稱字中國之附庸例稱字春秋書法有例當稱字或黜而書名例當稱人或進而書字則褒貶係焉嗚呼大夫爲諸侯之臣附庸之君下公侯伯子男一等今君稱名而臣稱字公侯伯子男稱名而附庸之君稱字於崇卑之分不幾倒置乎爲此說者不過欲以名字見褒貶爾于是有以殺大夫之書名爲貶至以溴治之直諫而死與里克甯喜之弒逆同科以大夫出奔之書名爲貶至以公子愬之爲國除惡與艮霄欒盈之叛臣同罪而春秋之旨愈晦善乎方氏望溪之言曰春秋從無書字之法舊以王人子突爲字非也古有以子某名者如陳子亢介子推之類是也以邾儀父爲字非也古有以某父名者如齊侯祿父儀行父箕鄭父是也而支離穿鑿之弊掃除過半矣且左傳以儀父爲克之字計其年分尤遼遠盟于隱之元年而卒于莊之十六年相距四十六載而儀父又來必以卽位之初年而盟也意克爲儀父之子儀父之卒不書至克而後書方氏之言得之矣且邾儀父與介葛盧郳黎來均爲附庸則不宜有差別今以儀父爲字而以葛盧與黎來爲名可乎夫大夫之殺與出奔列國無不以名赴而以字赴之理列國不以字赴魯史何從而得其字魯史既不書其字孔子于百年後更何從追書其字耶杜于凡書名者皆曰惡之必當日俱有字書于簡冊聖人特以惡之而斥其名殊不知大夫既已正典刑與逃竄其本國方深

惡痛絕之不暇豈更有褒嘉之辭而以其字赴子諸侯耶且春秋之法果以稱字爲褒稱名爲貶子貢之徒當必習聞之哀十六年續經何不書曰仲尼卒而書孔丘卒耶

皇清經解綱編卷一百三十終

吳縣吳大彬
太倉畢長慶校